





原件短缺

仲子也。雖公以隆興二年宣撫京西湖北。六月公與令邛州守方簡生。雖公喜曰：吾家自曾大父而下世傳一子，今一產二孫，人世百不羨矣。乾道八年，雖公以武安之節宣撫四川。明年，郊任公承奉郎淳熙元年，雖公薨于漢中。公侍光祿護輅以歸。執禮如成人。光祿除喪不仕。廬墓教子厲以氣節。公自幼趣尚不凡。故相趙文定公竒其才，以子妻之。生長見聞薰習，益異。銓選六年，未肯出仕。再舉于禮部，年二十有六。始監成都府郫縣犀浦鎮酒稅。次華陽縣丞。

丁母竇夫人憂服除辟差成都府路都鈐
轄司幹辦公事堂差知華陽縣通判綿州
權知永康軍未上丁光祿憂服除再差知
永康成都路安撫使黃公疇若以公聞于
上詔赴都堂審察尋主管建寧府武夷山
冲佑觀起知渠州改黎州果州萬州皆未
上制置使辟公參議官知簡州擢夔州路
提点刑獄兼提舉常平改利州路主管仲
佑觀積官至朝請大夫公在鈐司遇事敢
言曲暢軍民之情華陽地大事叢又攝屬
茶馬司公正理邑事晡趨莫府細大畢舉

縣庠久圯撤而新之異時縣令于制帥進
見有時制師樂聞公之言蜀利病皆得聞
曰公論浩然歸重治永康曉民以義利之
辨訟牒用稀正社稷增饗泮治溝洫繕城
池甃道路葺秦李太守 廢泉即李官
繪周程朱張子象招諸 經李爲士
者識趨鄉之正軍有評事橋歲費鉅萬公
愀然曰是有司之責也而以厲民乎節縮
少府浮費代爲之且請于臺榭以上請
朝定爲久計民大說至今象而祠之將趨
召察之命部使者惑于浮言尼公之行

未幾起家爲守又爲御史李楠所劾凡七年居間聚同產子而教之親仁友善安土樂天若將終身焉嘉定十一年春虜盜邊制置使臨川董公居誼徙治利州辟公自助公固辭不行或勸之曰公事也不可以弗之恤久之黽勉就辟首請收人才明公賞厚犒給以結人心抽還忠義人之配隸內郡以者紆邊人之憤又請緩科內二路饑夫之直皆見納用何進歸自秦而我拒其求虜督其反有言其可用者公贊師釋之進後以勇捷稱大散關陷利州東路

都統制李貴遜去天水早郊皆被兵而西路副劉昌祖謂此正師王大才地必非已責也有請遣屬調護皆莫肯行公慨然請且言自制司移利凡再犒師而入裁三緡耳今宜有增益於是眎舊三陪次汚邀師眎師以作士氣次魚關以書抵師謂不當分析軍分不當遣老弱乘邊又當遣吏振恤天水早郊流民遂自殺金平次集議公請督張威出師而僚屬各遜去人心恟二公獨不可曰我師既出虜必不能越大安乃獨留利州且以肩輿告輸軍

民旣而石宣勦虜于大安皆加公料不董
公旣召還公如簡視事裁五日利東潰卒
入利州殺王人以叛繇果闌遂寧趨簡公
丞窾籍袴帑之餘誓言死守且取家於成
都示無去志募土豪勸義助貸緡於諸司
移粟於近郡部伍其衆阻江爲守獲牒輒
縱弗治賊知有備去之普保茗山張威引
軍佔廣漢而下公迎勞之給緡錢五萬有
奇威至普又四日絕糧公治糗糒扉屨而
具藥物牛酒率三日一遣士百罐爭奮曰
使我守邊得此豈憚虜邪九饒師搗城爲
緡八萬有奇而民不知役劉文節公里居
與目其事乃言于上謂公料事無遺策給
餉無闕事保守一城蔽遮西川人以為實
錄至夔部明保五連坐之法定理正差役
之令嚴巡尉侵年之戒開居亭自新之門
申黥隸逃歸之禁部故多盜未踰時民得
解衣而寢制置使崔公與之奏言自古用
蜀多藉蜀才請以蜀名勝之任四路藩節
者兼制置司叅議者公與其一衆謂得人
十六年春建臺于漢中習知利路自被邊
及謀賊且軍驕不可令繇田里不相聯比

乃條保甲之法，軾夔部加詳。凡鄉井長有
河池檄主將集創痍之士，躬自犒勞。士皆
感說。次西和，召劉昌祖督之，曰：「必復早郊，
湫池使是二堡歸我，則虜氣必奪。雖席勝
執以鄉秦鞏可也。」昌祖壯之，遣何進、麻仲
火朴株平虜之守。湫池者，資糧在焉。悉力
馳救，我師遂復湫池。昌祖喜曰：「可矣。」公曰：
「末也。」申前語督之。昌祖以近旨辭。先是，邊
人恨虜殘雪，皆有報復之志。而樞密院慮
其生事，每以越竟為戒。人情憤鬱，對公白師
請于朝，已去此語。而諸戎師猶以是藉口。

故虜得深入無所忌。昌祖既以公命如南
谷，遺其愛將王逸偕忠義人進屯皂郊。于
是階鳳成和、天水五州之民聞之，無小無
大皆荷戈以行。幾三十萬人，軍聲動天地。
士肉薄乘障，虜大敗斃。其貴將郭贊虜
之愛婿也。公得捷，猶督昌祖乘勝擣秦
鞏。秦州正虛虜甚怖，公竣事還河池。會節
制司叅議官魏邦佐至，乃以密劄諭昌祖
抽還忠義人衆，大憤折矢倒戈散而為盜。
于是皂郊復受兵而虜入成和矣。公檄審
官統制王仕信以十八族之師擣鞏上青。

野原號召忠義人及潰卒人犒錢三十千
數日間衆至萬人仕信之師亦出虜帥包
長壽引軍還牽制之說至是益信十二年
春虜又大入陷河池闖武休公請聽四戎
司越堯牽制俄聞虜已撤梁洋趨大安諸
小大正有都副有貨產者爲團長
者爲提振不數月而事濟邊民器械夙備
又爲放周人鼓鐸旗物以辨鄉邑之制除
器益備無事則謀賊者不得作軍不得恣
有警則守望相助戎虜知畏益無熾寧間
刺手遣戍月就教閱及州縣科差之勞故

不然而樂趣三年之間一路團集凡二
十九萬一千餘人漢中獨占五萬劍閣尚
不與焉公謂此法可久上諸朝利東西
安撫丁公脩趙公彥呐亦謂便詔從之
遂刻石以誌來者其後虜嘗一入制置使
鄭損自沔奔閬蜀大震趙公出于師沔刑
獄使者集保甲之民以守虜知有備而去
至是人益服公遠略云公嘗奏言梁洋與
關外五州宜爲屯田詔下制司以營
田隸轉運司屯田隸提刑司公方選吏按
行都統制司徑白樞府沮其事公文言曰

此田當脩堡棚而我司謂舉不可啓然邊
民自修水閘虜未嘗顧也當寓軍于農而
戎司謂軍不可役然何進首遣師墾天水
之田士未嘗怨也然而莫如以並邊逃田
聽民自耕明年過見其利藉未輸公亦使
民食賤粟官無貴糶大抵耕廣則穀賤穀
賤則人聚人聚則邊實詔下民翕然從
之未幾墾田凡百餘萬畝官耕者三萬餘
畝始時麥石爲縉卜有五粟二十石五期
年麥十有二粟十有六邊實人足感如公
策先是宣撫司以軍餼不給下四川州縣
括絕戶田產吏並緣乾沒公在夔在利皆
下所部歸所歛而繼絕焉鄭損塗炭衣冠
魚肉軍民公隨事救正丁晦父資譽浸顯
鄭疑其代已突至漢中迎辱陵藉吏民皆
重足乞人毋敢違公造之如一日且言十
鄭毋爲已甚有北人來歸者公言于鄭善
遇之俾爲我用且以繫遺黎之心鄭弗聽
致有反測者公亦自知名忤寡與鬱不得
伸凡五上歸休之請宝慶元年十有一月
裁彼報可之命即日卜道漢中士民攀號
載路既還滄江賓朋畢集樂意融殆有

人不及知者然公表裏洞達每朝廷有善政必言見色詞至忘寢食人有才長亦談不絕口必薦進扶植之乃已脫有不善雖大官要人亦切責無顧畏蓋其善善惡惡惟義是比不以利害得喪動其心反室既七月鄭卒以譴詞劾公鑄秩罷祠公亦不以怨乞也厥三年韃虜始入寇鄭奔階鳳戍和天水五州晝守內郡公移書趙敏若力持不可屬何進毋去西和屬成都轉運判官守文龍憂國一誠純終弗是二年秋八月辛亥以疾卒年六十有四趙宜人先

四年卒男子二人

迪功郎監雅州

未仕女子二人長適宣義

郎趙壻宜人之姪也嫁未久而趙卒許嫁登仕郎張景謨公資孝交居光祿喪廬墓三年盡力塋壟二季知茂州殊知榮州夷簡蚤世公拊育諸孤喪紀昏嫁一以身任所得先疇推以遺季弟迪簡遇恩仕以補族子圭寅所居西南都會求者輻湊公精力絕人五官並用殆如昔人所謂目數聳鴈耳節鳴鼓手援筆爲文雋明踴厲詞辨蠡出輒屈其坐人四舉于禮部謂世繇

此選不敢忽也壯歲于趙文定之子希先
昱善得程張呂謝楊尹諸子語孟讀之犁
然會心為鈐屬為華陽又得與成都范公
文叔仲黼季才孫少才子長少約子該豫
章李思永修已延平張子真士侗漢嘉薛
仲章綬同郡陳叔達遇孫李微之心傳貫
之道傳唐安宋正仲德之漢嘉鄧元鄉諫
從相與切蹉於義理之會最後了翁試吏
佐四川莫府傾蓋如故交始猶以記問詞
章相尚也既皆幡然改之曰事有大干此
者矣公自上華陽印築室成都之合江以

成雖公卜居未遂之志秀才范公為榜曰
滄江書院公已盡屏幼志非益友不親白綿
州後則又弃去科舉業於聖賢求仁立德
之要益審思不釋沈潛六經於易尤為精
詣以周程諸子遺言與邵子先天書漢上
朱氏變玄之說參貫融會隨文中義閱十
有六年書成而未出尚朝惟莫習以益所
未至大抵曠諸陰陽五行之奧必約諸躬
行日用之近讀者玩詞觀變則有所據依
以迂善遠罪長沙吳德夫獵謂人曰湘中
胡張子沅風所據而得其學若此者鮮

永嘉錢文季文子亦自以不及潼川楊伯昌子謨嘗從容乾論二五皆言大人公曰否之二五亦皆大人而時義不同因相與問辨繇是交定十生論著有語解詩說皆未及編次七之請益有肩摩袂屬謁無留門坐無虛席變無停炊自二十年來知與不知皆曰滄江先生卒之日蜀之士民泣巷丐學于成都者二百餘人聚哭于滄江輿章閣待制眉山李公墓亦為文以弔之有曰天稟超軼之才世傳經濟之學知味千載之聖賢結交四方之英俊人亦服其公云嗚呼氣質之稟自非生知上知寧能無偏學則所以矯其偏而復下正也然今之學者有二繇博以致約則落華而就實故志為之主愈歛而愈實愈久則愈明或者唯博之趨若可以譁世取榮然氣為之主氣衰則志索於是有始銳而終惰始明而終闇者矣李乎李乎其記覽詞章之謂乎丑旣以寶慶二年十月辛酉葬公于嘉定府龍遊縣熊耳陝震山之原與趙宣人同兆異域而使其第銜與公之門人范義父晞韓以子同產兄高南叔緣之狀抵

予于靖曰昔者戚友之會于嘗有位焉而
飛骨觀摩道同志合莫子若也墓道之銘
敢以系予予執書以泣曰非後死者之責
予銘曰
維忠肅公剪戎植華以競有邦以明有家
於維仲孫雖祖是則咀嚙聖言浩然獨得
歛華以實律身以度山澤之脩雷風之祿
摧姦不懼見義必爲疏暢悅明氣改質移
匪光祿有子忠肅有孫維蜀有人雖死而
固存

宋故措田令知信州王公墓誌銘

共惟乾道淳熙之盛俊乂錯出祖宗德澤
之感前哲風流之被固非一日亦推我
孝宗皇帝封培而興作之是時官無小士
無遠姓名登聞朝奏暮召從容造膝交啓
玄發人知疑必問問必辯也莫不積成以
備對夫然故事有中失不可誣也人有能
否不可揜也淳熙十年分水縣令王公自
中以中書舍人王公簡特薦詔赴都堂審
察未至帝數以問近臣及見帝曰望卿甚
久公曰昨詣堂宰執已傳諭聖旨草茅賤
微何自得此因反覆敷陳數百言帝為動

容徐出二䟽其略曰臣嘗讀唐兵志有言蓄兵所以止亂也及其弊也反以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未嘗不爲寒心今去古既遠井地之賦不得而論矣所可論者唯唐初國無供軍之費而軍足以待事放自正觀至開元百三十之間戰勝攻取伸縮如意自其法廢致天下大亂

太祖皇帝有意於更革而當時議者未能遠謀故爲今日之計莫若取唐之意推而行之唐初民田皆從官給今兩淮荆襄西蜀三邊之地田之在官者徃徃散而爲民

田民田正數之外包占尚多朝廷務寬邊民終不致詰臣請言之曰營田曰力田曰屯田曰官莊曰荒田曰絕戶田此邊田之在官者也曰元請佃田曰承佃田曰買佃田曰自陳續陳田此邊田之在民也曰義勇曰神勁軍曰弓弩手曰山水砦此邊軍之在民者也州曰廂禁軍縣曰弓手鎮砦曰土軍其重地皆有戍軍此邊軍之在官者也有官軍有民軍有戍軍之地又皆有城池若可以爲固矣然有城而不能守不如無城今戍軍徃來僅同送旅人之多

寡不與城稱號為義勇者又為生生之具
一旦有警則民必先逃而軍亦不能守矣
守且不可奚暇議攻臣愚謂宜盡以並邊
州縣鎮砦分緩急為上中下三等以精卒
配之多者至三五千入少者不下數百人
然後以田之在民者家出一夫為卒得免
其田稅六七十畝家無常人人無常數取
其強力武藝堪充軍者而精其選使勇者
知貴怯者知恥其民之田多者聽以田募
客為卒卒五人以其生力為伍長而免田
稅二百畝十人則為什長田愈多者軍愈

衆軍愈衆者稅愈輕而階級又愈進入則
有主客之恩出則有部曲之分祖課悉循
其初官無所與而新募流民者官更量給
之如此則主戶樂出其田募民而為卒矣
于是因民田之近于州者三十里內皆使
家于州近于縣者二十里內皆使家于縣
及新種之特乃以古制即田為廬田事畢
而後反使與所配之卒犬牙而居不為營
而為坊為民者因農隙以事武為卒者皆
分為三番而季一上以給官司之役蓋一
年之間番上者僅四月而餘月得自治生

夫如是則軍民合一通饋問結婚姻皆有安居樂業之念而無事集矣下至鎮砦亦莫不然去州縣鎮砦遠則聚而居之爲之府如唐法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立都尉將校之官爲堡障戰守之具依險負阻祖度經營務合事宜各其軍曰衛府此民田也官田則官募軍或民分屯之悉從府衛之法每屯上至千一百人下至八百人名其軍曰屯府此官田也如是則並邊之地無一夫非卒皆思所以保家計存骨肉卒然有戎莫不殫心畢力以致死敵其與族寓之軍聞風先潰者功相方矣稽以數年屯衛軍益強官軍缺者勿補軍益強費益省恢復之後即推其法於西北而衛屯之軍滿天下矣然又當先選天下忠良勤幹之賢不問文武爲之守令將師授以方略責以事攻賢焉則久其任且使其子若孫之賢者得世其襲盡罷諸司而專以總領者統治之通融有無品節勞逸增減鑄以給其資置平糴以收其利遷移照集適於便宜者輒行於是練沿江之屯以壯邊軍之心練三衛之軍以爲順

動之備又練內地州縣軍以待不時之須
令天下皆設武學立子弟所招效士以收
翹楚之方文武並用軍民雜居化民爲卒
化卒爲民使其聲勢足以相接密跡足以
相維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擊其首則尾至
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虜若
猖狂來寇則清野入守虜攻一處必虞諸
處之師勢不免立營置柵分兵抄掠則所
在府兵依其鄉井設伏出奇以破之若長
驅深入則我表裏之軍夾而蹙之欲全師
而出則我之諸軍隨而躡之特重徐行見
可則進於是六飛親督侍衛之兵出臨江
上氣勢旣合斟酌號令明信償罰務盡衆
善無一髮差舛則北方豪傑舍二百年父
母之國將安之乎其二畧曰臣嘗觀自昔
興王之世必有道同志合之士此不可多
得得四三人或一二人足矣 陛下必已
有所屬臣不得而知也臣徒怪所在州縣
或連數城以守令問之民鮮不非笑是使
元元安所倚賴風俗奚由美姦盜奚由戢
或重用之又將何以勝任奏對之明日特
命改合入官除籍田今數語大臣朕急欲

用自中可與超遷未幾又語大臣自中必有善類令舉其所知者嗚呼君臣之間未有相得之素一朝陳謨問對蜂出無慮數千百言猗其偉歟後四十有四年通判紹興王自強以書抵余曰吾兄道大有經世大慮受孝先兩朝非常之遇卒困於讒慶元五年八月癸未賣志以沒厥十有一月葬仙壇故山中書舍人陳公傳良志其壙今未有以銘之也子秉筆太史氏司徒陘院無傳敢狀其事以佳子也請按狀王氏系出琅琊五季之亂自閩徙溫之蒲門高祖父母徙鳳池葬際坑公之曾大父正臣不仕大父成子又徙四溪曾廷佐累贈朝請郎毋安人施氏生三子公爲長氣度超絕年十八承相葉公夢錫嘗辟塾延之命諸子從學明年入都諸公聞風願交叅知政事周公葵給事中吳公希礼部侍郎王公十朋尤見器重乾道三年朝建議遣歸正人公嘆曰是絕中原之望也詣闕上三固爭其意謂朝廷內虛無賢掇時相怒初議罪時相面奏云靖康因士人伏闕幾召亂嘗著今伏闕者斬如自中者 墜下

前欲從恕且當遠竄帝曰不可曰亦須編
管帝又曰不可曰送遠郡聽讀帝曰送近
處于是遣之徽州仍諭之臨安府姚令則
差曉事使臣發送姚面宣上意以戒使臣
是冬時相去位戚方以賄敗公以書自通
於尚書周公操未之識也得書大悅率同
列白其事以郊霈得自便聽讀人該赦自
公始乾道六年春謁范公成大于西掖始
識韓公彥古距上書時四年矣淳熙元年
就試兩浙轉運司為詩賦第一四年再舉
登明年進士第周益公必大為詳定官謂
公論宣和大觀事皆人所不能言暨殿射
中第一 孝宗皇帝宣問籍記其姓名循
修職即舒州懷寧主簿兩淮旱以賑濟有
方資政趙公彥逾以漕節行郡舉之以風
諸郡燕公世良代之以朝命下州敷買六
合築城甌州縣懼乏與勿敢言公乃言曰
早曠為雪而邊巨處請城築且以蘄黃舒
和無為五郡言之甌以片計二百二十二
萬片一十八斤為錢三千六百重人荷四
片為錢十四千四百丁庸船就此何從出
也燕用其說人兩賢之其後為令奉常會

監察御史闕帝善其前對欲遂公王魯公
謂嘗言朝士皆不可用今爲御史則朝士
皆當束轡矣於是忌者併力索廢不得可
遂誣公布衣時納韓彥古今薦其才堪宰
相古正言將繼周劾公方言上書時韓在
下僚未之識也公旣去國孝宗簡記不衰
蔡邵州必勝陞辭帝曰人才不易得如王
自中本無事等間教去心頗念之於是排
沮者益力明年二月帝諭輔臣在邊郡辭
以資淺上曰且與通判道授郢州通判十
四年三月之郢道改知光化軍初上諭宰
執以見闕邊郡授武學博士鄒詡及進呈
上特筆命公公守邊務在結人心固保障
爲民代輸紹熙元年夏料役錢戒常貸直
免房廊河渡等錢賞罰有章人樂爲用紹
熙二年入見 光宗皇帝云聞卿有忠直
之譽又問常時作郡來當爲何官欲留之
公謝曰朝列省不相樂者帝曰朕嗣位之
日壽皇言卿可用令朕記取公固辭翌日
帝謂宰執曰王自中以母老再三不肯留
近郡執閔守以常信對遂差知信州爲政
簡靜知大躰六邑多逋負公爲寬補解之

縉巖當上之教皆感激思奮課更以最暮
年被命奏事丁太安人憂慶元元年二月
服闋監察御史王恬撥拾蔣䟽再論公四
年四月差知邵州中書謝舍人源明封繳
朝廷察其非辜畀以詞祿五年詔填興化
見闕謝猶在後省同舍又封繳然未幾公
亦病矣積階至朝請郎享年六十六以孝
友稱自奉簡俸餘悉以給親友之貧者嘗
以差役爲風俗害率同志爲義社第貲產
以定役次由是鄉閭息爭博通古今文氣
奇傑嘗註孫子新略前後序并歷代年紀

十二卷王政紀原三卷表啓奏劄歌詩五
卷公自號軒居士因以日文集焉娶林
氏封安人二子長遵度迪功郎前安豐軍
霍丘縣尉次遵庾四女子凡皆狀所述而
狀作于卒葬之年今追爲之銘曰莫難乎
時幾之會莫樂乎臣主之逢就乘墉于陵
之時孰就肺乎願之中弗駿厥庸以句我
邦嗚呼柰何乎公

隆州教授通直郎致仕譙君墓誌銘
余與仲甫居相隣學相交余旣仕逢仲甫
不苟于隨奉使潼川虛射洪尉闕以侯之

將倚爲助辭不就余備從臣仲甫書來有規警而無請寄余嘗移書隆守責以郡有賢僚而不舉守謝曰非敢遺之仲甫不欲也仲甫嘗抵余書論今士習之敝不本之履踐不求之經史徒勦取伊洛間方言以用之科舉之文問之則曰先儒語錄也語錄一時門弟子所傳抄非文也徒欲以乘有司之闇而給取之爾且陸氏之學尤爲乖僻宜速止之會余以論事待譴之及有言而心是其說亡何仲甫又以書求致爲臣而歸余亦以罪流于靖仲甫爲詩三章見詒若喜其以罪行者又明年而其子挺赴曰吾父既遂隱居之志起居出時血氣循軌謂當省疾以來命乃寶慶元年七月己丑不幸齋志以卒年五十有九嗚呼夫子之我所自出而吾先子所畏也不得一言以葬是重不幸也謹爲誌而銘之仲甫諱仲午其先由邛之大邑徙蒲江曾大父景陽大父洵兩與鄉貢父椿以君陞朝贈承事郎取同郡陳氏贈孺人生七子其四曰仲甫少不好弄惟文藉圖書是好承事築室儲書君從師至休沐必補葺

斷爛校讎脫誤忘其日之肝貢士嘗爲易
解以水患散佚君得其藁字半磨滅即隨
所得抄錄其幼志已卓卓不凡少長與伯
氏肄舉子業學校程試必先等輩則嘆曰
科舉之學殆不過此乃沉潛經史百氏謂
三代而下惟先漢近古放于馬班氏書尤
加意焉開禧三年與鄉貢嘉定三年再貢
登明年進士第授迪功郎調雙流縣尉未
一年以父卒去官執喪盡禮里中俊秀從
之游率勉以篤孝實踐毋徒竊先人語以
文淺陋去喪以不得終養倦子從仕親友
勉之出會新繁縣尉闕轉運判官梁繪才
仲甫即以畀之更新尉解民不知役忽有
從吏部注尉者憚使者不敢前仲甫自解
印綬梁弗許輟龍游主簿授之刑獄使者
周居信有疑訟必屬仲甫而爭田畔爭水
利爭銅山凡涉乎請託之嫌尤謂非仲甫
莫次蓋其律已廉宅心平有以素信于人
黃茆平諸柴歲比不登流莩蔽野俾君詣
柴教閱因廉其事仲甫且以所見復之于
是發廩賑師郡守王駒聞之亦併以屬仲
甫然非其本心也授之目曰其毋我違且

遣親信史輔行仲甫曰賑濟之事如救頭
然柴去郡遠脫有便宜謹毋以爲罪既至
閱其所授之日僅及十之四五民晝夜待
哺乃千數外咸爲賑之散米幾三之二民
舉手加額而郡以其違本執史以歸于獄
使証蟻仲甫家人以告仲甫曰爲是獲譴
吾甘心焉不然請以松帑價守素貪狼莫
敢爲明其非是旣聞米餘米散恕稍止及
反命守恥過亦以他辭爲解龍遊蒲歲或
人有持省符而至者仲甫聞之去范仲武
來爲守上其事于轉運司轉運司以上諸
朝卒爲勢奪法之日帑有契稅錢數千緡
史持以獻曰例也仲甫叱而扶之以授代
者會范君移漕節即以温江尉爰仲甫諸
臺舉牘皆至闕陞從事郎再調隆州州學
教授隆號士鄉而學廩素薄仲甫以薦致
裕士心歸重焉歲當校士以目請辭使者
迫促上道卒以得人稱郡守張習之押得
仲甫所爲文尤愛敬之前後守爭欲舉之
謝曰身將隱焉用文之寶慶三年春正月
遂請致其事時年五十有七張侯言于朝
請加旌異以激競顏宇文侯紹武亦言于

朝且皆爲詩以餞屬和者甚衆明年詔俞其請轉通直郎致仕嗚呼士之爲學凡以求其本心而毋失焉也父詔兄授師傳友習必曰下利而上義也賤貪競而貴廉退也一登仕版視官職寵利如篋笥中物控搏維操若不可一日使去已視仲甫老不待年不旣得其本心矣乎卒後裒其遺文有孟子旨義漢書補注三國名臣論說齊文集藏于家玉篆隸人爭得之取同邑費氏先十五年卒贈孺人一男子埏兩女子長適鄉貢進士張子與次適迪功郎新漢州維縣尉費正癸孫男一人孫女二人外孫男女三人葬以紹定三年正月壬午墓在益泉鄉恩泉伴祔承事府君之右銘曰
屈信消息陰陽大分彼昏不知利欲攸熾於維仲甫沉幾逝止我銘章之以厲廉恥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六終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七

墓誌銘

直寶章閣提舉冲佑觀張公墓誌銘
始余將漕劍東廣漢張公行使湖北書
數往返未相善也嘉定十五年冬同在郎
省明年公見上首陳司馬公仁明武之說
申之以進賢退不肖賞功罰有罪詞平而
氣直予與同列固期之又明年賜對極言
時事曰數年以來方內弗寧山東之地既
歸而未稟正朔忠義之徒雖附而左衽自
如得之無補祇以示弱而况殘金易酋外

示安靜縱還停掠議遣行人安知不以怠
我韃之來也實與我使俱至彼能使邊人
獸駭鼠伏則于我非必有畏慕之誠意第
非小佞弗慮後艱一與之盟而嗣有難塞
之請則或從或卻皆足以兆禍海上之盟
厥監未遠也次又言薦舉科目之弊互送
苞苴之弊苛歛虐征賄訟鬻獄剽奪民產
勢所不免請自朝廷之上肅紀綱以示觀
聽申憲度以警貪偷不然天下之患有不
可勝言者疏入士論浩然歸重予又心降
焉未幾寧考登殿或疑所服公上書宰

相請取法孝宗行三年之喪且曰孝
宗始自踐阼服勤子職凡二十有七年今
皇帝自外邸入繼大統未嘗躬一日定
省之勞欲報之德眎孝宗宜有加尋又
以宰執率百官請大母同聽政表至七上
公復以書抵宰相謂英宗以疾仁哲
以幼則母后垂簾聽政有不睿已惟欽
聖出於勉強故務從撝損不避父名不慶
生日不御前後殿僅半載而卒辭焉今吾
君長矣若姑援以爲請此亦中策未幾制
詔公卿百官集議廟制公謂九廟非古今

若升祔先帝則十世之廟昉乎今日于禮無稽予時聞公建議卓亮明偉又申敬而願交焉未幾下詔求言公上封事凡五千言今掇其要著于篇一曰天人之應捷于影響今自冬徂春雷雪非時積陰久雨西霽東淮狂悖游興通省客星爲妖太白見晝正統所係不宜諉之分野二曰人道莫先乎孝而送死尤爲大事自漢景並緣吏民釋服之語忍薄其親貽誚千載惟我祖宗定爲宮中之禮孝宗皇帝朝衣朝冠皆以大布于昔有光追寧考以嫡孫承

重光宗雖有疾未嘗不服喪官中也洎光宗上賓則權跋方張莫有言者夫秋禮寺受成胥吏開端聽擇未嘗以義折衷今已不可追咎而尚有當講者蓋再朞而祥百僚始純服吉慶元末年初議爲得今若甫經練祭雖朝臣一帶之微亦不復有凶吉之別則是三年之喪降而爲期害理滋甚况人生執喪于內而羣工之服無異常日是有父子而無君臣也曩時德壽重華異宮慮數蹕以煩民也故有五日一朝之制今筮几在前自可朝朝暮息而無故習

爲疏簡臣所甚感也三日母后之賢本朝
爲盛本 太后力却垂簾之請天下誦之
而聞慶壽前期 陛下吉服稱觴播爲詩
什凡以寓頌禱者惟恐不至此世俗之見
而表儀天下者亦爲之乎 太后撫時觸
物追念所天亦豈樂于受此臣竊爲 陛
下惜此舉也四曰夫婦人倫王化之基也
陛下慚然在疚大昏之議固未暇問然非
豫講夙定將恐俚說乘間而入竊考累朝
元配始于潛邸惟 仁哲釋配于承桃之
後選納自正而昭慈之于元祐臨軒發冊
六禮備舉尤爲坦明臣之所望于今日者
亦曰嚴取舍而正法度廣詢 而叶公議
耳五曰處變之道自匪易惟事實無隱心
迹自明 陛下嗣服以來濟王之恩禮自
謂彌縫曲盡矣而不屈京師從之外郡不
擇牧守混之民居一夫奮呼闔城風靡旋
雖弭患莫副初心謂當此時亟下哀詔痛
自引咎優崇恤典選立嗣子則 陛下所
以自處者庶幾無憾而造訛騰謗者亦非
所致力矣自始至今率誤於含糊而猶不
是之思臣所不以解也六曰近世儉佞之

徒凡直言正論率指為好名歸過夫果好
名歸過則其自為者非也而人君實賴其
忠益若首萌逆億厭惡之心則自今言者
莫不望風是疑此危國之鳩毒也七曰
陛下御極之初凡在名流首被褒顯然而
命召所及不過數人方其未來不加勉趣
迨其既至無所咨訪而况搜羅未廣遺才
尚多經明行修如柴中行陳孔碩揚簡識
高氣直如陳宓徐僑傅伯成僉論所推招
徠可緩若精于史筆復有如李心傳可惜
一官不俾與聞鉅典他固未易徧舉矧又
有不及知者乎况邇來世俗取人以名節
為矯激以忠讜為迂疏以介潔為不通以
寬厚為無用以趣辨為強敏以拱嘿為靖
共以迎合為適時以躁切為任事是以正士
不遇小才見親此識者所憂 陛下安得
付之悠悠不以動心乎八曰近世士習日
異民生益艱第宅之麗声伎之美服用之
侈餽遺之珍何來宗戚奄宦所聞見者今
縉紳士夫殆過之公家之財眎同已物而
猶未厭也則薦舉獄訟軍投吏役僧寺道
觀富民巨賈凡可以得賄者無不為也

至其避譏媒進往往分獻厥餘欲基本之不搖殆卻行而求前也疏入士大夫傳誦紙價為貴予至是知魏公有後矣又目輪對以其伯父宣公告 孝宗語告上當求曉事之臣不求辦事之臣欲求伏節死義之臣必求犯顏敢諫之臣語益剴切其論學術邪正略曰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其要則曰自天子達于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蓋正心以上皆脩身之事齊家以下則率而措之耳無二道也後世乃有謂人主之學子與士大夫不同者吁其諸異乎大學之道歟予聞其說又知公不特優於論事蓋學問之道固嘗有聞於其請外也深嗟屢歎為詩以送之時諸賢如貞希元丁文伯洪舜俞皆有詩云何真希元以言語得罪予亦追官褫職投之靖州明年臺臣指公為朋比免所居官予由潭趨靖會公歸自贛相與歛懌于嶽麓精舍不覺日之肝也止予宿道林僧舍明日別去自是家居聚友益求為己之學居數歲識益明志益厲士之道長沙者皆傾心願見焉紹定三年七

月從子穀城令某卒公盡力救藥又爲之
治喪謀嗣遂以傷悼感疾九月甲子屬纊
年五十有七且死謂其子獻子曰我死則
葬我于潭之善化縣忠臣鄉霧泉山某岡
墓門之石必屬吾友魏華父銘之旣卒獻
子奉遺令以請會予蒙恩西歸道五谿遇
使人于塗乃為叙姓系爵里俾書而納諸
壙厥九月舟于南郡之汭獻子又遺予書
曰吾子之辱貺先君也不肖孤旣奉而鑱
諸石矣今將以十一月 即窆匠事旣嚴
失今不銘後將墜臍嗚呼公以同志坐累
無愠色無怨言死又屬之銘曰其敢辭公
諱忠恕字行父其先漢綿竹人曾祖咸舉
賢良方正皇任奉議郎僉書劔南西川節
度判官贈太師秦國公祖浚皇任尚書右僕
射少師保信君節度使魏國公贈太師謚
忠獻始寓居潭州父杓皇任端明殿學士
通議大夫贈少師妣魯國大夫人臨邛許
氏淳熙八年公以忠獻致仕恩補承奉郎
監臨安府樓店務慶元三年差提領建康
府戶部贍事酒庫所幹辦公事父卒不行
服除差廣西西路轉運司主管文字嘉泰

四年以避親嫌改通判沅州開禧三年四月主管京西湖地宣撫司機宜文字其秋權發遣澧州秩滿除籍田今嘉定五年八月改軍器監丞是月遷太府寺丞六年四月差權發遣湖州七年擢司農寺丞是月差權發遣寧國府九年二月差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十年二月差知鄂州權荆湖北路轉運司職事尋改除轉運判官兼知鄂州十二年八月詔赴行在奏事明年未對除屯田郎官七月丁母憂十五年九月除尚書戶部右曹郎中十七年三月除將作監寶慶元年累請補外七月除直秘閣知贛州明年春視事兩月落職降兩宮罷紹定三年復元官進直宝章閣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以疾請老詔特轉一官致仕元配王氏繼室趙皆贈宜人獻子從事郎新監嚴州都酒務公始仕臨安府尹王概之致幕府時韓侂胄權勢熏灼有民家女已議婚對而奪之者夫家以告公獨曰尹歸其父母家尹不能難人已硯其為遠器矣在廣西日使者王公資之吳公獵黃公瀕帥捆蔡公戡詹公躡仁皆不

輕許可者惟深知公以姓名聞上其爲丞
沅守澧率爲民植長利蠲久患在奉常日
大宮鴟吻爲雷兩壇神主移御公因輪對
請廣言路通下情爲湖州治勢家門卒之
暴民者逮復湖學以振士風蠲下戶積逋
凡泉帛纒粟之征爲數甚夥宣城夏旱公
盡瘁禱求至忘寢食請于朝鬻度僧牒截
撥米運以備濟糶且又勸分招糶以責寬
征嚴保伍之法以防姦覩常平使者以是
郡爲得人不更遣官旣而 朝廷撥賜米
一十萬七千餘石僧牒五十使者欲均濟
而不復糶公慮無以繼則核戶口計歲月
庶及春莫使者欲勿勸糶公慮來日尚賒
則請嚴戒諸邑禮諭大室仍發 藏所見
旣殊間言乘之轉運使者以聞是以有冲
祐之命朝廷遣常平使者領其郡則所發
之廩固班之諸邑無留藏也湖北一十五
郡而調夫運糧供億襄漢者九公請出益
鈔募民漕安郢之粟則可以少寬民力嘉
定十二年春虜破五關圍信陽斬黃襄漢
皆震公請調飛虎軍以壯聲勢卒賴其用
公在外服其不忝厥世又如此予嘗評公致

致體國以忠獻撥煩剝劇似端明爰暨中
身歛華歸實則益有志乎宣公義理之學
而死不待年齎恨泉壤人謂實錄云銘曰
進退語嘿士之大致吾觀于公事主弗貳
言言至計炳炳大誼挫抑彌伸諛壬靡忌
人之方人賤目貴耳吾身親見以詔千禩

鎮江府教授徐君墓誌

發武義徐君以淳熙六年十一月丙申卒
于鎮江府教授明年十一月甲午葬溪上
原徐家塢又四十有六年其子潤以學正
胡緝所次行實求銘于史臣魏某某辭曰
我生之明年而君卒相去相後若此吾不
敢可潤泣而固請曰潤不天生十年而孤
旣葬之二十有九年潤始克綴一名于進
士籍又十有三年而伯兄淮之予澳始自
上庠賜第然後鄉之人皆知先君位不稱
德之報然而墓前之石久未有識潤蓋有
待也昔者眉山蘇公與南豐曾公爲輩行
蘇氏之大父待曾公書其碣古之人有以
發歎其先羨者固不計夫地世之久近人
之識與不識也則又泣數行下以其曾大
父母大父母四銘以來始余將漕東川潤

爲之屬知濶爲最久今又參諸先銘且矜其請之篤也則不敢曰不可君諱端鄉字于長曾大父惠大父革皆蘊德不仕父安邦早有譽于太學晚從恩仕爲舍山尉會昌丞以宣義郎致其事妣湯氏生四男子君其次也幼貧勵志于學始事鄉人章公塔又從任公尽言率讀書至五夜常曰士之學道貴于自得豈徒以絺章繪句爲事舉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監潭州南嶽廟再調鄂州司戶叅軍未上會婦翁胡彥國帥淮西辭書寫機宜文字胡公移鎮潼川君轉丞廣安之新明秩滿教授漢州胡公卒君于是將改秩矣或請少須君曰是家子尚幼非吾當誰託乃解官護其輜以歸改教授邵州丁外艱服除監文思院下界又罹外艱仕進益落調教授鎮江請于長修學舍建貢院至捐私帑以助其役其思職首公大較如此旣舉王級格忽寢疾乃卒得年五十有四嗚呼是可悲矣夫元配魯氏樞密院計議官諱之子繼室胡氏生六子男曰淮連源潛潤連以後伯父集文適某人君平生清苦急義不靳人知事親盡道

事上官以義待下以慈益其學志于自得
恥爲絺繪故造次中理道曾氏早世於奩
中物秋毫無所取胡氏設有田三百餘畝
悉以歸其兄人惟不役志于貨利辭受取
予惟義之權則胷中所存浩然與天地同
躰而其耦事涉變有不可奪有不肯爲者
矣惜其所存若是而其年其位僅若是已
平生所著有麟經淵源論十篇漢鑒十篇
覆瓿集二十卷集杜子美詩若干卷識于
家銘曰義理不競絺繪相沿承虜襲未譁
世取妍篤哉徐君雖誘弗遷雖撓弗奪雖
窮益堅屈信之度寒暑相嬗是開厥紹勿
替引迤

李中父墓誌銘

吾交李中父生而秀晤七歲彊記過人十
三善屬文十六以周官書應聘有聲十九
與鄉舉未及仕于春官而大父母卒哭泣
以喪明紹熙四年考君策進士甲科注普
州州學教授遽以喪返中父號于殯廟曰
其自今無望于斯世矣卜宅兆以塋重親
求菽水以養膳毋教養弟妹以冀其成立
如是而已矣貧無澹儲受徒以自給積歲

累月僅畢所願益得以大肆於學少所誦
習省記無遺至是溫尋而增益之嘗館于
大邑劉氏因痔痛徹心膂爲詩曰生道由
來貫古今纖毫不假外推尋只因疾病呻
吟切識得平生第一心繇是隨事習察精
切明著群經義疏諸史百氏靡不究研出
則門人居則第君子從旁代讀氣聽色受
讀已諷味數十遍融液浹洽乃止人有問
焉從容辨對往往有目者所未睹於三禮
尤該暢嘗欲爲周禮傳而未及晚尤邃於
易以周程子書參諸邵子之說每謂太極

心于復若將此悠然獨得於義理之奧然則士之學果在此而不在彼邪尤審于去就之分東修之間日至不苟於受余第文翁旣冠願從之遊會劉文節公守眉州除館待之中父必以復先爲從遠太府卿張東父子震從子與虞仲易剛簡謀致中父幣誠而詞共居數月卒以道遠辭前後郡守以禮疆起之張義立方尤惓惓焉率謝不敢往不得已間造而過返余前後家居乃幸肯臨相與比席誦書章分句析諸生環侍而聽各足其分族昆天祐字德

先安貧樂道與中父爲久敬交中父名齋以喜告德先爲之銘文翁事中父尤謹飲食卧起扶相必親蓋近世事師者鮮能及之後又爲經理喪事合同志賻其葬先事走人至靖求余銘以識諸墓吾友郭方叔黃中亦以書來曰自李先生卒吾無所於聞盍速銘之有以慰國人弟子之思按李氏系出唐宗室太子議郎仁濟從禧宗西幸九世祖暉五代時爲臨邛錢監徙大邑令因家于邛曾祖寔不仕祖名孫以淳熙賜高季爵封修職郎考諱丙仲妣吳氏

氏中父諱坤臣取同鄉蒲氏生子男四人日章能讀父書契行秀行全行皆以後諸父女一人適士人劉損之中父卒以嘉定十四年十二月年五十有四葬以寶慶三年 月 墓在 縣 鄉 山銘曰形容甚臞其中孔腴生世云孤其施孔遐匪顧匪盱其書滿家匪室匪廬其居廣居升沈榮枯晦明盈虛有物有吾果孰在乎知江原縣兼權通判成州馬君墓誌嘉定十一年春女貞敗盟掠西和襲天水奪散關拔皂郊蜀人震恐制置使倉皇乘

邊晉人馬君範時知江原縣受徵權通判
成州經理餽餉至沔列七便宜至成數有
論建如言忠義軍廩給不周統御無法必為
亂虜所驅丁壯皆五路遺民設俘獲之則
資給遣還以繫其南望之志時忠義軍統
領張鈞復湫地堡君言宜增戍守以為進
取之基虜之渠率號三府相公者為我軍
所縛君靖乘虜氣索鼓行進襲且虜忿於
敗釁於怒其勢必深入虜法嚴酷失主將
則部曲連坐其勢必致命于我我以乍勝
之餘將驕卒惰夫以驕將惰卒而當怒寇
吾甚懼焉師不聽君又申述餉道利病會
總餉者與制司矛盾君引疾求去會忠義
軍迫於散遣之令倒戈內向虜因之大入
西和成州及河池將利大潭皆莽為盜藪
君之言皆信而帥無所歸咎則以避事免
公詔送岳州居住後二年詔自便先是岳
州通判呂楠屬君代箋紀凡二年比去以
楮券百千饋謝公受之不疑尋乃矚知入
經總制錢膺為嫁禍之媒即以返于府人
代呂者發其事部刺史以聞於是呂鑄一
秩君再徙全州該登極恩量移常德府室

夔元年之正月也二年八月以疾終于寓舍享年六十有六方君之迁岳也予與工部尚書楊叔禹汝明兵部侍郎杜忠可孝嚴同自丞相予言大將擁兵而趨未嘗見之罰也而獨責守貳之不能死守守二固無辭于罰然在朝廷不無吐剛茹柔之嫌其後徙全又言呂楠之饋益禦人干貨之頑而馬則受禦也况知其為禦既速已之丞相皆是其言一以自便一以量移然而棲遲武陵終以喪返是可哀也孤巽之將葬以其母之命狀君行走靖竭墓道之銘予不敢辭君字噐之系出趙城世居晉之臨汾曾祖周祖彥皇通直郎紹興三十一年君之父士寧侍通直守商洛君以七月生于郡齋其冬遇王師吊伐通直起義內應因舉族南來居巴之化城君少而莊靖長從師志尚不群淳熙十六年舉于鄉于類省試明年入對大廷未唱名二親相繼淪謝公執喪葬祭如礼服除廬墓不出或問之曰三釜之養弗及而徒為畜妻子計非始圖也鄉黨朋友強起之調漢州什邡縣主簿謹勾稽新官舍除學館群邦之俊

鶴山集卷之七
十一
秀而課式之再調監成都府犀浦鎮稅平
訟牒戢姦胥通商旅寬征歛歲比登而民
富乃葺鄉校殿屋齋廬一新且益粟以養
士又以餘財營廨甃道秩滿授遂寧府學
教授寓居成都會吳儀以蜀叛君慷慨憤
激謁制置使及諸寓公請討之謂曦自狂
逆而官吏軍民固未嘗叛也議使定而曦
戮詔遣刑部侍郎吳公獵諭蜀以其事上
之朝未報又辟重慶府新津縣令縣宰久
虛逋負積至十餘萬緡君謂此由字民之
意未孚乃悉意獄訟誠求而審克民自以
不寃君察人情既孚則人可行爰始考會
財計多有產去稅存重科覆納之患乃屬
縣民定其強弱之等以制賦役民始譁然
君語之曰人莫公于心苟隱諸心而安則
公論所同也於是交舉迭承高下畢陳貧
弱者蠲除至三千餘緡以均諸得產而未
承者其中人家則鄉之有德齒者自為推
排不經吏手自是民當輸賦徃徃鼓吹導
從以來積貧既賞公私兼裕宣撫司改辟
榮州教授秩滿尋辟知重慶府江原縣居
民不戒于火延燬百家君念散財發粟亦

姑窳目前欲振業之而帑無餘財俸賜亦緣手盡乃以元補授文書質于富民得錢則使民各狀其業視費之高下自二十千至百千貸爲本錢期以半年責償小民勸呼感泣未幾民廬皆復其舊君又取所貸緡揭諸方盡蠲之民大過望象而祠之君先世以流寓西南不殖產業自奉簡約而勇于濟人樂于晦人予過李公李章壁反吳公德夫每見二公置公坐隅以備訂問益君商洛故家博聞多識蔚然典刑而一跌不振以殞厥身惜哉葬以紹定四年十月

墓在王望山坎岡君取袁氏生子長伯午嘗與嘉定九年鄉舉前君八年卒次巽之銘曰

汾晉之英商洛之靈巴山于營岷嶓于征三黜于荆大命卒傾江流自岷達于荆衡神其來寧故山之京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七終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八
墓誌銘

朝奉大夫府卿四川總領財賦叅贈
通奉大夫李公墓誌銘

自中興多故師不解甲者十有四年指權
宜一切之征爲經常不易之費百年間士
大夫由之不知視爲當然知之矣又從而
旁緣吮剥詭取陰奪者此皆無以議爲或
知恤之莫知所以救者什嘗四五知救之
而不能慮終知敝不來厥德什亦二三或
毋問弗克惟旣厥心寬一分則有一分之

蓋此什不一焉若夫受任之臣以是心求之憂民之君以是心應之未嘗有精神會聚之素而問辯遂復如父詔子承友疑師誨誠意實德爛然簡冊則信所謂千載一合此合以天也淳熙三年七月辛未庭臣上疏曰臣竊見四川總領財賦所歲支軍糧爲石百五十有餘萬營田歲租與貿易利州諸處夏秋稅斛者凡十九萬其百三十萬水運七十和糴六十量產之薄厚而制其數焉名曰和糴實科糴也上三等力饒於費用自輸自請雖少損猶可及下二等戶勢必付之攬納之家木錢旣不可請姑這責可耳請下總領所蠲四五等所科之數而官自收糴或止增水運以補元數詔范成大同李繁疾速相度聞奏時范公制置四川李公已被命總餉尚留漢中也李公奏謂今九州和糴以二十四萬敷上三等戶三十六萬石敷下二等戶若官司自糴下戶之所糴者而加之水運則增費二百八十八萬緡此何從出俟臣到官詢究乃議施行願假數月之期永除五十年之病夫未知君之信否而慨然以是自任

矣迨領餉事即上疏略曰六十萬石米若
從官糴石增一千多至四千歲約百萬緡
第總領所財賦已經宣撫使虞允文覈實
歲入有常未易增費臣為陛下畢誠竭
慮但於經費之中斟酌損益不須朝廷降
度僧牒不用宣司椿積錢不動總所歲計
自可變科糴為官糴貴賤視時不虧毫忽
之價出納視量不取圭撮之贏使軍不乏
興民不加賦敢掇其大者十一條以獻一
請自古軍糧必隨地產今利閩興洋與閩
外四州米麥之產多寡不侔今當隨土之
宜以充軍食二請州縣分掌糴本官侵欺
移用者以三尺從事三請措置糴買官得
自舉辟四五員四請依已出命免收頭子
勘合錢五請通判知縣以糴買能否議賞
罰六許民戶賣糶準納賦役七請聽臣不
時委官往州縣盤量八請欲於上戶勸糶
令民自量自槩自輸之倉以防多取之弊
九請官糶斷可久行遇有調發或未免暫
科事已而復敢先事而言十請仍舊以元
價和買利路諸州稅斛十一請總領所與
宣撫司平牒往來其職事則諸司不得與

願專責任以塞浮論詔以六條問公且令
成大同共詳度至是孝廟猶未以割屬公
也公奏此臣所總財計制司不得而盡知
又畫一以聞詔問未見比民間和糴有無
增價公奏天時有豐凶物價有貴賤隨宜
損益難以豫計詔問若增本錢約度幾何
歲於何取撥公又奏不可豫計且如利閭
州以高價糴商米而關外以小價科民糧
裕此商而困彼農行之三四十年不知通
變臣今於關外隨宜收糴比未視事已減
本錢近十萬緡而糴買通快利閭州米價
臣亦隨宜高下使之適中減省亦十餘萬
而米商源源不絕每事如此則歲幹百餘
萬不為甚難詔問不通水運州軍無人搬
販去處合就甚處糴買如何搬運公奏謂
如關外四州每歲共糴糧十三萬餘石有
水運及商販則價直稍下無運無販則增
陸費今二十三倉已糴十八萬石矣皆無
搬運之勞詔問人戶自量自槩自輸之倉
寧無欺弊公奏雖未保無弊與其官自量
槩而肆其虐取也詔問以米麥隨宜雜支
及令民戶以稅役準納糧米有無未便公

奏謂已移文范成大見謂可行時范公惑於浮言謂公奏先上則同共詳度之命無可施行公遽露底裏以告于范久之范亦舍然信服連名復命卒無以易公也俄又詔四川和糴且照年例施行不得輕易更改止將其間弊事革去別聽朝廷指揮至是則孝廟之疑猶未釋也公又三請朝廷不能奪詔淳熙四年分權免一年明年再請又詔免一年蓋廷臣始為下二等請而公併蠲五等至六十萬石且始言費二百余萬暨領事究實則費半之故上下疑信久而未決時度支郎中周公嗣武被命與公計度蜀賦公請併付嗣武審覈嗣武尋亦是公獨謂遣官勸糴及民賦準糧通判知縣以能官展減磨勘是三者未便詔又下公公曰大者已行則小者姑可置惟糴買官請五得三必固以請上又從之蓋自淳熙三年之秋九月迨五年三月僅一年有半而奏聞凡十有三上尚書一與同列往迓七蠲封下尚書可其奏入訖如初議克底成績嗚呼其難哉習坎有孚維心亨彖釋之曰維心亨乃以剛中也以孝廟之

聖主於上范公之賢議於下猶以浮言異論始疑於終信非公剛實在中其能行尚而往功乎民既樂與官為市牛車擔負千里不絕會歲大稔父老以為三十年米價不若是之賤梁洋間繪象祠公飲食必祝縉紳大夫士采民謠以獻無慮百篇而資政殿學士黃公裳所賦漢中行罷糴行二章尤為卓絕四年五月丙午宰執進呈范成大奏閩外麥熟倍於常年蓋由去歲罷糴一年民力稍紓得以從事耕作上曰免和糴一年民間便已如此乃知民力不可以重困也王淮等奏云去歲止免閩外今從李夔之請盡免蜀口和糴為惠九廣乃自倉部廷太府少卿及范公召還上首問可保其久行否范曰夔以身任此事臣以身保夔上大悅曰是大不可得李夔也其後如鹽如酒及和買布公方欲次第奏蠲以盡除民害會以疾告老而卒詔謂措置和糴能寬民力特與遺表恩澤一人洪惟孝宗皇帝在位二十八年動遵憲法裁抑恩賞上自中宮以及妃嬪戚里宗室內侍潛邸雖親昵當得之恩皆從減損至於遺

表恩澤之法雖寺監長則亦復削去今於公乃無所吝若此某生未及月而公卒及長從父兄習聞公行治又與父兄皆獲交于公之子璟瑤嘗以公罷糴本末俾識篇端未幾又以書來曰先大夫之葬既五十年而未之銘雖墓之有銘非古也而舍是無以久其傳子爲我書之按狀則仁言善政有不可勝紀而大要則誠求故中剛中故亨乃撮其要者而誌之曰公字清叔系出趙郡趙郡始於秦司徒曇曇生璣璣生牧牧相趙因家焉牧之孫曰左車左車之曾孫曰秉徙潁川秉之六世孫就徙江夏秉之七世孫頡徙南鄭頡生邵邵生固皆漢三公繇是李氏爲蜀望曾大父平大父講贈承事郎父馭以公陞朝贈朝奉郎母金氏贈太宜人承事生二子朝奉爲次蚤有志節嘗游秦客太梁浮淮泗江浙道荆楚所交皆一時名流晚益貧公未冠以詞賦再舉于鄉尋以春秋首選擢紹興十八年進士第授左迪功郎邛州安仁縣主簿石泉軍教授用薦者改左宣教郎丁母憂服除知眉山縣簽書隆州軍事判官轉運

司檄兼權通判彭州制置司檄兼權綿州
及解州事會通判闕又攝事改攝通判邛
州權發遣永康軍利州成都府路提點刑
獄勅苑充四川類省試院考試官權本路
轉運司事權主管四川茶馬知興元府主
管利州東路安撫司公事除倉部員外郎
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陞郎中除太府
少卿廷卿未受命致其仕積官至朝奉大
夫以長子璟陞朝贈朝請大夫以仲子瑀
累贈至通議大夫始仕安仁會朝廷行經
界法命鄭克使蜀公受檄行視諸邑區劃
平允人已覘公器識石泉學校不葺公白
郡廣贍養之田請于朝增薦送之目眉山
號不易治曰此不可以力操也具為科條
能使百姓知孝悌忠信故自愛重而恥犯
法州承虛額而取之縣縣無從出州以常
賦愆期告于制置司皆毋敢自白公力陳
虛額之弊帥府是之不復詰又嘗奏記制
置使汪公應辰其略曰今劔北諸州千里
蕭然久而不卹必為盜賊往年有納粟度
僧與夫田契等錢詔別貯于餉所不下數
千萬今捐其什二三凡調夫之地皆除稅

一年數州之民庶其少瘳乎四路故輸絹于利沔大安諸郡凡費六千而關外諸軍得絹僅鬻半直公白制置使盍令民各輸正色估錢之半足不過五千而給軍亦如之軍民必謂兩便時頭子勘合錢皆增舊數公控于諸司大略謂頭子錢昔者貫取五錢其後累增至四十三近又創增十三勘合錢昔日一鈔及石貫匹兩取二十錢近又貫取二十今以萬緡為率分為十鈔頭子加百三十緡勘合加二百緡四蜀之廣一歲之中錢之出入不知其幾也以萬緡計之每一出入輒取三百三十緡四川錢物共以五千萬緡計則是二者當得百六十五萬矣朝廷勤卹民隱下有司除去虛額以三百萬緡對減除放詔令數下丁寧懇惻二年于茲有司商確僅有成議夫以三百萬緡分為數年對減虛額是每年所放不滿百萬其艱澀如是議者乃復設術取元年添頭子二年添勘合一歲之中比所減虛額之數不知幾倍而人莫之悟為此說者盜臣之不如也公不惟職思其憂蓋以斯民休戚自任於此數事亦可略

見攝通判彭州纔閱月償宿逋五萬緡有
奇彭之民既輸米于州石五千又移輸威
戎州石不下十二三千乾道二年總餉者
復支移四千九百餘石以餉綿州之屯石
亦十千公言之制置使謂彭民安能勝此
三役繇是期會稍寬暨公總蜀賦乃為奏
請蠲左綿之輸公在綿會歲侵請于諸司
檢放振卹諸司下能奪聽免四五等戶而
期會滋急公謂常平免役令義倉穀專充
賑給不得他用遇災傷給散行訖聞奏公
乃如令減價出糴以價錢貸下戶仍代輸
秋稅庶勿誤贍軍且奏且行又聽民以茅
秸易米備粥溢楮衣親衣食之所活十萬
人時總領所猶取糴於綿公力陳不可又
為畫補糴之策餉使行之米價頓平議者
始以好名譏之迨明年歲在戊子邛蜀彭
漢及成都間盜賊蠡起而綿獨按堵然後
知公之見遠矣邛亂未弭宣撫司令詰盜
故公謂始於諸縣租稅趣辦大額初以八
十萬緡為額其後至起九十七八萬故民
窮盜起不謀同時議者不過發廩勸分然
義倉三萬餘石為軍儲之外僅六千餘且

六縣之口二十萬計其何以給之况民產業薄雖勸分貸種所出無幾此必上司於糴本實額內除十四五萬以免借稅之害於折估實額內除六七萬以免那錢之害則百姓樂生雖驅之不為盜又論邛之患二一曰州所欠總領所十萬緡慶新以償舊其患無窮二曰豫借民稅多至十萬三曰今歲終尚負十餘萬則八十萬之額且不能趨此非假以數萬而責其後償不可也凡皆利病之至切者邛之蒲江鹽井歲久百三十餘萬往者都轉運司權之以制低昂課有定入民不知也自郡守增歲課歸并于州以資少府私用而民始病公併請于宣撫司更法平賈亦省刑息盜之一端也厥後公總蜀賦遣官覈其事日輸不過六十擔檐為六十斤價十有四千九疋鹽十萬八千餘斤為緡錢七萬五千牢盆之精與隆簡無異總所自權州不與焉公之勇於為善類此永康之民出入蠶崖閑者有征公為之弛禁凡三百萬錢而小家負課者又蠲萬八千緡有奇兩縣力役之征比旁近郡為夥公又斥郡帑之餘為代

民輸凡五萬緡會威州蕃部寇邊公遣戍
增餉凡半載而民不知役制置晁公上其
勞詔廷尤承議卽宣撫使參政王公上其
最詔又廷尤朝散卽軋道末歲凶民飢公
以刑獄使者領常平先事發廩又下令蠲
主客戶稅租各十之三所活至百七十萬
人沈黎青羗吐蕃首領奴兒結等鈔邊數
百里創殘公度九折坂戶輸而人撫之貸
米粟千五百石有奇耕牛黎鋤之屬四千
有奇丞相葉公某嘗欲以權酷鬻之民公
謂請毋以他以成都言之日鬻酒二千緡
歲七千餘萬計三年抵產必二百十萬其
誰能辦此曩歲聽民請買一道之廣僅有
縣鎮六十餘所應令而繇此蕩產亡身者
卜五六此與東南酒坊不可槩論也萬戶
酒之說則習俗各異如成都十縣歲為酒
息八十三萬緡若敷在民間其為害甚於
官摧也識者躋之公攝茶馬司日詔吳挺
提舉買馬且俾歲市七百疋公奏使歲七百
而止須爭先收尤有妨茶馬司歲額况旁
緣增多不止是耶請為管總挺所買之數
發往興州奏三上不報又條奏七害大略

謂乾道三年以前吳璘以買馬奪御前三
衙歲額故提舉茶馬官續夔張德遠皆以
罪罷虞允文為之禁止而後軍實僅足今
而命挺其弊復見况兩司競買馬直必增
外驕羗夷內耗國用又諸軍青草錢乃馬
軍實以自贍十年間託買馬以拘收而實
奪之雖有旨給還久未施行也三邊各有
大屯而興州一軍獨聽買馬使皆接此為
詞從之與抑拒之與諸軍必並緣私販宣
撫司必禁止此必開二司之隙况璘護送
鬻馬蕃客以防抄掠今挺乃抽索吏人須
知此必各有行移互相牽制臣反覆思惟
無一而可是時吳氏擁兵再世公亦欲假
是分挺之權非但為馬政請也漢中久旱
公蚤夜孜孜凡以請禱矜恤者靡微不至
是時劔外九州和糴興元為多又以馬運
所繇芻秣不贖公嘗匹馬行阡陌間密訪
民病有媪進而言曰民所以飢和糴病之
也泣數行下公益加感嘆乃奏夏料宣司
糧皆糴而秋料宣司糧大軍糧以災傷閔
總領所或放免或停糴糴既不及民大悅
公於是已有意於九州罷糴之請矣緜州

之屯歲於彭漢縣石泉省計截糴二萬餘石而彭之勞費倍之且縣之米價石伍千而遠輸者反不下十餘千公請差官就綿糴買以寬民力范公成大嘗奏興洋等州義士并金州保勝軍關外四州忠勇軍皆與義士一體異名蓋陝西弓箭手法非調發不得羗使今興元府都統司欲以義士看烽利州東路安撫司欲以義士把關非法也乞放陝西舊比修成專法詔從其請公奏謂成西和皆要邊而文州諸羗反側未定今旣難以烏合禁軍羗替卿兵都統司又不肯羗屯駐軍今守關看烽義士忠勇軍又礙近旨如此則拘違法之微文成撤備之大禍又關外忠勇軍并弓箭手等給地免稅之人與興洋義士不同始因宣撫使張浚吳玠等措置馬步軍三千餘人已經數十年軍額見存如一家三丁一丁爲軍二丁爲農或耕或戰各不相妨諸軍自備甲馬各有部曲並如正軍自乾道以後宣撫司始令依義士專法然猶在砦屯駐在州教閱或一月一替或半年一替未至全年放散今制置司僅以農隙教閱五

十日夫五十年訓練之卒而一朝縱之經年不教則事藝退墮與義士無異此臣之所甚惜也以臣愚見興洋等州義士并金州保勝軍未嘗羗使自當依制置司所引專法施行而四州忠勇軍弓箭手及興利義上文州忠勝軍守關看烽番上教閱請仍依久例惟申嚴私役之禁可耳公之不為苟同又類此而於吳氏之專橫尤切切致意焉先是公宰眉山日較成都轉運司進士因策問極言久假兵柄之患忌者或持以示挺挺蓄憤久矣至是滋忿暨公領

餉事挺繆奏謂軍食陳腐龍劍米糲黑者廟內批允再賜公公奏此土實不同也乃各緘樣進呈上大悅曰李蔡曉了如此於是挺之妄窮矣未三十年而曦以蜀叛士益服公之先見公講學臨政皆探源尋流取法前古讀書有春秋至當集春秋機關春秋集解又採摭群書自春秋迄戰國時事比年月而紀之曰戰國新書又有通鑑漢唐詳節漢唐事類三國捷徑南北精華其為文則有騷壇此備有志筌集有薤露碎珠有韓退之書墓式有經語提要其臨

政有理財要術荒政錄榜示鼓舞集經總
條畫臺備錄西憲雜記推牧集山南雜記
仰聞備錄總所財賦源流總司雜記奏免
和雜錄目經史子集無不畢思研精畫抄
夜誦白號挑溪先生文曰挑溪集一百卷
今藏于家公歷仕三十年所交皆當世名
人傑士而平生受知如葉公某汪公應辰
兆公公遯公武王公炎王公之望查公籥
宋公似孫范公仲愷薦進人才如宋公若
水揚公大全李公舜臣楊公甲韓公炳黃
公棠范公孫馬公覺呂公商隱張公子震
王公洛費公士幾其後各有以自見于時
類省試主文所得進士如費公士寅安公
丙劉公甲陳公咸李公興宗游公仲鴻其
餘不可悉數公事毋太宜人以孝謹稱毋
得風痺之疾扶持者瓜輒侵膚公以身嘗
之而志其苦至於兄弟患難相救有無相
通無一間言從兄江西刑獄使者芝望臨
一時講論賡酬弟兄自為知己公娶史氏
封宜人以仲子陞朝贈碩人四子重祖文
老皆早卒環用薦者改宣教郎尋以通直
郎致仕瑤朝奉大夫知涪州女一人適朝

散大夫前知成州羅仲甲孫男四人寬民承直郎僉書賓州判官澤民將仕郎安民覺民孫女七人外孫男女五人年六十有一卒於淳熙四年閏六月壬辰葬以六年二月甲子墓在晉原縣鵠鳴鄉思恩里甲山之原銘曰

天生斯民后王所司小大相維是保是師是心之存則善推其所爲民我知覺民誰溺飢斯須弗存秦越瘠肥舍是非之公摧利害之私匪畫於浮議則沮於不見知烈烈李公惟義是比之死靡移上孚君心內格衆允外銷羣疑嗚呼誠可以動天地貫金石矧一氣而同躰者乎

宣義郎致仕牟君誌墓銘

隆井研牟君錫桂嘗命其子子才從予游年二十餘已穎異不凡子知其所從來遠矣奉使東川桂爲金水丞而知其賢而舉之先是桂以嘉定元年進士調資之龍水尉明年上祀明堂賜高年爵桂之父封承務郎桂摘命書語以介壽名堂劉文節公賦詩予不佞幸與時賢皆屬和焉於是人謂承務君之隱德以子孫顯是不盡然人

心之靈皎如日月雖已所獨覺人未及知
而見乎著龜夢侵發於声音笑貌且不可
拚况刑于室家行乎州里鍾乎祚嗣望而
知爲有德君子也錫之號榮播之歌詩曾
是以爲顯邪予近靖未反桂以書來曰吾
父以嘉定十三年四月丙寅弃諸孤猶恃
吾母以立也紹定元年三月己卯又喪吾
母焉桂也黨末即殞將以三年十月庚午
合葬吾父母于井研縣金紫山之陽吾請
干同年友太府寺丞吳叔泳狀吾父之
行以請銘于夫子夫子知吾父子者也吾
弗敢他有請也按狀君諱忻字伯廣年氏
系於陵陽爲著姓自入國朝舉制科第進
士代不乏人族大派分其居翳嘶中峯之
趾者君之先也均順之亂盡室遇害惟穉
子允良有姑未笄覆之以甕得免姑又撫
而教之年氏之不絕如綫繫姑是賴姑於
君七世矣允良生昭象繇是子孫蕃衍爲
三峒詩書家君之考諱格取跨鼈李氏無
子與從兄某之妻兄弟也乃取其李子子
之是爲君事父母不啻已出始時外家全
盛比徒井研貲產日屈叔父時雨通判成

都府夫人遷依焉會有疾疫君併失怙恃
跣護歸故山道疾血嘔見者咸為出涕比
歸謂從父弟森曰吾兄弟孤子而兩世六
喪未塋事有大於此者乎俄而得卜殆若
有相貧不能自振為後學師歲濱東脩以
給履艱居約有人所難能者端愿寡言笑
人與言不疑其欺或言其欺以為間反責
其欺他日與言又欺之信如故東隣不戒
于火積鏹盡露倉皇間請君主之君取以
給焦爛者而返其餘其信于鄉閭類此桂
始仕龍水公祝于禰曰書生初筮毋苟得
毋濫刑官無小為朝廷愛惜百姓不獨為
家榮也桂服行惟恪及仕于富順于金水
則君已倦行矣疾作桂謁告省侍猶卧起
訓詔如平生踰月乃卒得年八十以子升
朝贈宣義郎取宋氏封孺人間關百罹克
相夫子以須子孫成立年八十有三男子
三人長即桂今為奉議郎知什邡縣未上
次曰价曰儔女子二人適鄉貢進士喻儀
韶次杜似魯价儔及二婿季女皆先後卒
孫男三人長即子才舉嘉定十六年進士
今為從政郎監成都府茶司賣引所次子

方子脩孫女四人長先亡次適眉山張
任復來季二未行曾孫男二人壽姓壽昀
女一人外孫男女六人外曾孫二人世率
謂道降俗薄風氣澆訛民生之仁且壽有
不逮古子獨謂二氣五行之運亘千古如
一日古今無異民也聖賢之訓惟無澆則
壽惟仁則壽蓋氣稟雖有薄厚而培養志
治則存乎人世徃徃不之信今觀牟君與
其夫人生長憂患閒閑鞠苦而康寧壽考
以祚厥家則是心之存非保壽命宜子孫
之道乎銘曰

莫樂乎安貧莫壽乎憂勤孰堅卓而不芸
孰由槩而無

鬱林州僉書判官陶君墓誌銘

始予聞諸柳文惠侯曰楚之南少人而多
石而歐陽文忠公亦曰蠻荆鮮人秀厥美
為珍怪心竊異之五方之民雖氣稟有清
濁而降才非殊亦係乎風化何如耳姑考
諸近世倡明正學以紹孔孟之傳者前後
迭出率在湖湘間至於登朝著仕州縣奮
科第者又不可勝數然後知柳歐之言固
不盡然抑亦風氣有時而變移邪予識陶

宗山出于南宮于策府于經筵博覽強記而間於辟固疑全雖楚南小郡不爲無人及遷靖又多識全士其間如滕謹仲處厚蔣成父公順辱從予游皆通經窮理益信士之賢不止此謹仲陶甥也一日以書抵予曰吾舅鬱林君將葬敢以銘請且狀其事曰君諱薰字南仲全州清湘縣人陶氏系自柴桑避亂南徙樂湘中山水而居焉有弼者爲東上閭門使有幾先從山谷學文皆萬零陵全舊隸零陵今之居洮村者乃其派也遠祖碩嘗游太學仕至將作監主簿曾祖鎔繇舍法升胄庠仕至潯州推官以承奉卽致仕祖宰不仕父森脩職卽監衡州來陽縣酒庫妣唐氏君自幼資稟軼羣淳熙間程氏之學盛行君得諸師友口誦心惟期達諸德業旣再冠鄉舉會學禁事起退而教授鄉里嘉定弛禁君之志少伸乃舉七年進士調昭州平樂縣簿尉改注潯州司理參軍潯乏官父始至無居捐奉以築室闢軒于園之側扁曰明聽卧興其間以察囚情攝桂平縣縣彫弊科罰煩請於州曰如是則可爲否則有去耳州

將從之居八月州無逮吏之擾民無濫罰
之怨事亦以濟洞寇為擾有妄獲平民為
賊級欲要改秩之賞刑獄使者命君核實
君為伸其枉使者薦諸朝在濬四年以舉
主三員聞陞授主管邕州溪洞司機宜文
字邕當南蠻之會控扼諸洞異時居是官
者為洞酋所餌貽輕納侮君一切謝絕歸
橐蕭然遠人畏慕尋有被帥檄主互市擅
殺人於邊鄙傳聞失實使者雖命君究詰
實以書請屬君持不可曰所殺二人耳餘
皆不實使者大怒察吏亦有先同後異至
者君不為改使者尋亦悔悟就任辟昭州
教授君在邕凡三攝州攝教事一年皆善
其職至昭視事閱月丁母憂服闋廣右臺
閩交辟僉書欽州軍事判官過期乃往
僅四舍若有所感而反寢疾三日召仲子
建付以家事弄文却藥以紹定二年十二
月癸亥晦卒于家筭年七十有二公為人
神整而裕節安而和一介不妄取與燕處
無惰容臨事有大慮為文尚理致宗山位
于朝家問往來必勉以名義予閱其狀而
嘆曰楚之南而有是人邪謂人少石多既

誣其邦之人謂人之秀者鮮則湖以南不為無士且吾所見於全之士不為少况如君之言德其在潯在邕皆以畏知謹獨達枉䟽滯為職之先務既非文俗吏所敢知狀所謂神整而裕節安而和又非閱理多而蓄德久者不能然則予雖未與君接而其內外親友所逮見聞者若此予曷敢不銘君積官至承直郎以引年致仕轉奉議郎取唐氏再取王氏生四子子男三人圻繼卒次建次均女子子一人嫁進士賓庾孫男女四人建等將以明年三月壬辰葬

君于栗山仵君所自卜也銘曰

厥昌厥丰而嗇其逢以獨善厥躬亦或庸之則日昃而途窮揚清風兮潯邕識遺恨兮幽宮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八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九

墓誌銘

江油縣尉馮君墓誌銘

予守潼川日錄事參軍馮君甲有士行予知之未及舉會君命召則以屬諸後至者久而未有聞或曰以疾去矣予未之信也後數年遷靖甲以書來曰我先君以開禧二年四月乙卯卒以嘉定八年十月丁酉葬于魏城縣清泉鄉良山卯穴今墓木拱矣而未有以銘其窆昔歲幸備僚吏將以請而弗之敢既而疾病連年幾不能生今

幸少間敢以吾友李茂龍之狀控于執事
予執書慨然曰昔負蔽賢之過未有以贖
也乃弗果卻馮氏之始以畢萬支子食采
馮亭為氏至唐有禮部尚書仇四世孫存
官長史隨僖駕入蜀徙名數于綿長史之
孫光傳以行誼刑于鄉生承奉郎因因生
堂堂生汝舟以太學上舍生同陳伯陽東
上書論時政請斬六賊後勸進應天府庭
叱王時雍一時想聞風采與張忠獻公為
至交一子缺以奉議郎致仕贈朝議大夫
娶文氏生四子長適之舉紹興二十年進
士終朝奉大夫知普州次宜之舉淳熙十
四年進士終通直郎次即府君諱 之字
明仲次思復舉紹熙元年進士終通直郎
為范氏姑後益同產兄弟皆以儒科奮惟
君屢試有司不利而著書從遊者數百人
僅以乾道四年鄉舉該累舉恩授迪功郎
則君蓋倦遊矣親鄙勉之仕調龍州江油
縣尉吾外舅楊公熹為守首加論薦王管
茶事彭輅辟若昌茶帛庫不敢吏也留之
莫府而師事之改師安康又辟為屬會以
檄歸至漢中之屬邑而卒年六十有四取

章氏直菴居士梁之子三男子沆先卒次
顯臣李甲舉嘉定四年進士七女長適文
寅之次章夔一次箕疇次段鎮次樊巽次
某某孫男 人外孫 人君性端願事
大父母父母以孝著方父母俱存兄弟無
故諸子環侍東西兩廡篝燈相望書聲率
至夜分朝議郎世君之兄弟髮星星矣哀
毀過制終喪兄弟相持泣義不析爨三世
聚指千無一間言始楊伯昌子諫為校官
虞仲易剛簡為通守皆願交焉士有越足
繩檢者或責之則悵然曰幸勿使馮公知
前言徃行後生不及聞者必縷數之後進
有片長動色推獎間有言人過者正色不
顧成都同舍生以竊衣被執君自外至曰
非吾衣也釋之其人媿悔卒為善士有亡
友之女失身貴人家君袖金扣門請贖以
妻名家子其他藥疾賙貧殆不可悉數雖
以是賞用日之居之晏如也方待戍江油
饑所召君攝大安軍倉官隱陷凡千石有
奇樽浮濫精出納踰年償舊逋之半又白
饒使以實數聞前官吏成賴以免而軍饒
無關將士感悅尋又被檄市縑于潼之屬

邑吏以惡繅呈白君愀然曰民供軍以自
安也今以高直易沽濫是負民負國也盡
澄宿蠹仍得善繅在江油不遣吏卒入鄉
異時官取魚鹿動千計守貳以次皆有鯁
君曰廢例請自我始姿敏悟書過目成誦
未弱冠謁李知幾石於成都學官一見改
容延之學職嗜周程子書學禁方嚴不肯
撓屈寧文之不售也黎明正衣冠危坐與
諸生共講退又反覆涵泳每謂為學自一
念始一念欲萌天地鬼神實臨之故事親
必孝事兄必悌交友必信臨民翼翼惟恐
傷之進趨有度鄉黨會聚君在則譁者寂
謔者莊識與不識望而知其為復菴先生
也不事造請張季長續守郡欲一見不可
後以鄉飲之禮踵門訪君且以文為贄迺
強起焉李公石史公楠李公叔猷君所師
也劉公儀鳳黃公鈞陳公損之章公森李
公崧君所友也而李氏情分尤厚君前後
著書有復菴讀論語十卷詩解二十卷書
傳二十卷易英十卷誌銘贊記詩文五十
卷藏于家茂龍之狀曰先生之學足以用
世而弘淑諸生先生之行足以厚俗而官

止九品愚謂士大夫出則師保萬民居則
父師鄉里其爲成已成物一也大學曰一
家仁一國興仁一家遜一國興遜一人貪
矣一國作亂且貪止一人而害貽一國也
然則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其功用不已大
乎况居官則小大相維未必盡如已志固
不若叔黨類厚風俗則善人蕃殖所及滋
廣也是則銘銘曰

遇不遇有命行不加居不損有性而况國
人被其忠信子孫世其篤敬其爲遇則已
多雖九品其奚恨

藏脩先生李公墓銘

寶慶元年余待罪太史氏新通判武岡軍
李劉移書言曰劉之王父年三十築室山
中以藏脩名堂隱居樂道凡五十有餘年
鄉人號曰藏脩先生以紹熙三年正月

卒三月

葬於所居十里廬墓之原

取樂安縣進上周光女有賢德先四十一
年卒子男四人瑤瑤玳琬孫男 有四人
師古萬里好古懷古襄古學古復古振古
希古劉存古從古博古曼古孫女三人適
進士羅邦達周山父羅煥曾孫男女八人

劉於諸孫為晚出王父孩提授書教以孝
弟謹信餘力學文王文卒之十七年劉以
貧求仕始獲齒名於嘉定元年進士籍今
又十有八年墓門之石未識大懼因循歲
月無以光昭令德公知我者也敢微一言
之惠嗚呼余於公父何敢以宅詞為解乃
為之銘曰公諱彥華仲實其字李氏之先
世居成紀唐支十三曹明在季黎國公傑
明之次子傑生三男曰紹承嗣以犯藝祖諱下宗改
嗣武虺其宗紹流嶺外嗣歸京師曹爵濫
繼宣言於人紹承乏裔紹實生濟濟生頴

士踰領西歸仕不得志南奔豫章以章名

子昌 黎韓公銘成王諫亡或微曹始

就事蓋微其詞為奪曹諱儉主懋統承

于章始自豫章迂撫宜黃懋生益柔時兄實承

時生興興復生英又遷崇仁白沙是營曰

嗣務本為公高曾侯為公祖持為公考考

登辟雖踰冠而天從祖曰儀與從兄浩言

論風指前脩是蹈歐陽公徹吳澣氏與

嚴拙翁皆公同里受書于嚴歐吳為友內

外熏然孝成行美歐公上書請誅大賊與

陳伯陽隕命權慝舊交夙好辟影藏跡公

與同舍樞府宦家故藏書至萬餘軸矻
矻晨夜鉢心劇目雞初鳴興奉毋飲食退
即危坐聖賢是即天文地理禮樂律曆兵
謀方伎毫分縷析躰習既精晚而有述曰
藏脩堂與巴谷集經傳辨疑禮樂遺錄合
而成書卷三十六二吳著書公與有力吳
吏部曾編年謾錄亦嘗從公諮疑辨惑先
疇素薄毋陳好施養志不違惟躬自瘁雖
一衣衾或數十載然嘗約飭以教子弟其
言有曰齊明在內盛服在外所以脩己毋
陳早發養不遺跬九十六終君七十矣人
以爲難執喪盡禮盡之所為至夕必紀有
不可紀則如其已行年九九盡道而死士
雖不遇碩筵亨否與其狗物無得於己焉
呼仲實又焉取彼

李次琮墓誌銘

撫崇仁有隱君子曰藏脩先生李公彥華
余嘗以其孫劉之請銘其窆厥三年劉通
判武岡軍走書靖曰既有以見王父于地
矣雖然先君之葬劉與弟博古支綴殘息
僅識歲月于壙今十有五年矣劉不佞蒙
寧宗皇帝擢自主管戶部架閣爲國子錄

尋以罪斥今上起之祠官命之郡貳會郊
祀恩贈先君承事卽妣孺人將以命書告
第顧未有以銘竈嗚呼公其終惠之餘閱
其狀憮然曰士之陞阨乃至此邪國朝以
學校育材以科舉取士濟時貽後亦云盛
矣然而篤信好學守節厲志之士有不必
盡由此選蓋其蔽上以權謀利祿為操世
之具下以揣摩迎合為攫寵之資以位天
地育萬物之身顧為小小得失驅迫嗾使
以終其年然則無惑乎李氏累世而不
逢也乃為之誌曰君諱琥字次琮系見父
銘五年喪母周父憐之扶攜卧起授學至
仁義大端必反覆開說曰人所為貴於物
者凡以是耳故自幼通大義不以章句為
能然性穎悟援筆成文家儲書萬餘卷皆
父手澤君口誦心惟自道德性命之奧名
物度數之詳象緯山河之廣靡不究極國
人弟子挾策問疑豪折縷解聽之者如瞽
得相惟深疾釋老氏書於事親從兄睦族
御下咸叶義盡分人請克肖厥考客有嘆
老嗟早者君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
天下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

今窮不得志則善其身以見於世者吾齊所當汲汲而暇憂其非我力者手工部尚書何同叔異聞其言而壯之引為上客嘗從容為何言近世諸老講明義理過漢唐諸儒遠甚顧曆象鍾律氏族軍法之學有講焉而未盡百吾欲從公借麻姑山秀讀書一二年證其所見以備闕文何公忻然諾之會劉迫官期奉君濟湘乃去故何公聞君之歿為之出涕且吊臨甚哀云君娶吳氏同邑青雲鄉進士諱洪之女相夫教子行應儀法前君十七年卒子男二人長劉次博古女一人適進士羅煥孫男四人耘耔耕耜俱蚤世劉兄弟幼受義方之教長以詞賦應舉君語之曰科舉累人汝以貧故為之吾不汝奪盍自力一經與其彫蟲篆刻又舉業之下也劉以明春秋中嘉定元年進士第調潭州寧鄉縣主簿待戍五年始得奉君為道林嶽麓之遊參知政事衛清叔涇守長沙召劉寘莫下因留君東閣嘉定六年冬詔以劉幹辦成都府路安撫司堂帖下州毋辭七年春君至江陵謁湖北帥趙彥仁方且告之曰吾觀星象

狄難將作公當訓民練士以守襄漢趙公
傾心咨策甚悉俄感未疾趙一再挾鑿問
疾不克起為治喪且以文哀之屬纊無它
語惟曰小子劉其正學直道無負吾教劉
殊州獨哭踣護還里以是年七月甲戌得
卜用治命葬于所居梅亭之上後七年博
古懼梅亭地淺薄改卜于同里盧墓之原
與載脩先生兆相望亦君志也又為之銘
曰

厥氏孰宗唐大支兮厥紹綿綿弗葉基兮
厥考荒之若有開兮厥生而秀報在茲兮
厥既開之報則郡考厥子是作君何尤兮

張晞顏墓誌銘

漢縣竹張君庶字子晞顏取同邑趙氏慶
元五年秋趙夫人寢疾鑿久不功十月辛
未君以二子圮塋及二壻如縣之普閏鄉
柔遠里卜乾山之原吉日即死則葬于是
以趙祔明日癸酉夫人卒君哭之慟亦卒
圮塋以明年後二月壬寅遵治命合葬君
夫人俾晉山史子正擇之狀君之行子正
端人也其言可信後而漢魏以來墓石不
銘人以為曠禮故圮塋終弗校也後三十

年余自從臣以言事得罪竄在蠻荆圯通
守長寧馳書謁銘維張氏遠有世緒沂公
文矩始徙繇竹生成舉賢良方正科贈太
師秦國公生五子長解以累舉恩得官終
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其季為忠獻公君
則南嶽之孫承事郎四川制置司幹辦公
事累贈朝散郎杓之子也妣安人楊氏庶
母安人王氏公蚤自愛重恪守家法為忠
獻所知常誨之曰孝弟忠信學之本不然
雖工於文詞無益也又曰讀書當潛心誠
意方有得不可虛過光祿又曰宜親良師
友求善言敬信力行之忠獻之子宣公亦
勉以讀書求友孝弟忠信戒浮虛務重實
君再拜而受始公生四年朝散卒妣孫
夫人年八十君與其兄通判隆州某事重
闡盡孝忠獻歸蜀挈隆州東去君未十五
代治宗事法度整整祖妣卒治喪盡禮孫
夫人之姪是為牧齋先生松壽以節行名
于蜀天下士可其意者無幾而待君絕異
每移書規儆則揭諸坐右日省焉初隆州
既以忠獻奏任得官還蜀復召君欲官之
會忠獻薨公待宣公護請歸長沙留九年

宣公闢嶽麓書院教授後學嘗讀書遇解
釋屬君筆之題曰南軒書說君亦記南軒
語題曰誠敬心法今手澤皆在宣公將述
考志推遺澤以及之亦未及而卒紹熙三
年宣公之弟兵部尚書杓出鎮襄陽君之
二兄故知九隴縣某知龍州某徃省之拉
君與俱道遂寧劉文節公將漕下士如飢
渴因九隴龍州欲一識君且語之曰忠獻
南軒之志尚書必成之顧年大折腰非宜
盍與之子君曰吾不為是也誠如公言計
當出此他日尚書從容語君則固辭焉曰
汝志不可奪其以杞來君歸語不及是教
子愈嚴紹熙五年冬尚書申前言益力始
遣杞行奏補將仕郎今為奉議郎通判長
寧軍次墀後二十七年卒三女長歸蜀郡
范澤醇後以通直郎致仕先公五年卒次
歸靖共楊伯寅李適孝泉馬傳父後三十
年卒孫男六人長曰華九再舉于禮部次
倚次昇臣亦與鄉舉次巽臣次傳次仔孫
女二人曾孫男三人外孫十有二人嗚呼
公侯之子孫重珪襲組乃其常分老死韋
布或不數見然珪組而頽其家固不若韋

布而光其世范宣子晉之賢大夫也猶以
世祿爲不朽則世之不宣子若者庸何責
乎况君祿及而固謝焉非真知義利之分
其安能堅志強力若是是宜銘銘曰
有名公卿有賢父兄生長見聞習安少成
匪祿而裕匪爵而榮于鄉爾評于墓爾銘

孫仲卿墓誌銘

孫氏之先君青社七世祖鏐咸平中主江
陵石首簿卒官葬紀山皇華原為江
陵人至四世義 皇任龍圖閣學士太中
大夫文安縣開國子累贈金紫光祿大夫
嘗奉使成都移鎮西川以平晏州夷平漆
播平緜茂城瀘南建石泉軍天監忠勞錫
之祚嗣蕃衍曼頌是孫氏為荆右族生
濤皇任朝奉郎掌廣東府宣文字 好賢
嫉惡為鄉里所稱語在墓銘則從父弟同
判西京國子監偉所撰也濤生鈞皇任奉
議郎江淮都督府准備差遣以疾請主管
崇道觀以歸尋僉書忠州判官未上而卒
其博學篤行語在墓銘則忠簡胡公所撰
也取李氏中大夫昕之女熙寧侍御史堯
言之孫繼种氏大尉師道之裔孫並贈孺

人繼師氏迪功卽古之女君與凡壘皆師
出也君諱堪字仲卿少挺特如成人奉議
以靖康之變辟地松滋不事產業率爲旁
近侵冒君十一歲而孤師夫人泣而誨之
曰爾父貴志以沒尔兄弟其勤學厲行毋
墜先訓不然吾永無望矣兄弟凜凜承命
旣免喪復城西遺址編蘆架葺而居焉旣
而田廬皆復其舊每晨昏兄弟帥婦孫問
毋安否衣視襖寒食視飢飽咸俾節適內
外睦雍無間言辟塾延師以教子諸子之
願學者就之南建書室曰竹齋兄弟從容
其間講求古者脩身齊家之學文有師法
尤謹於擇交初光祿嘗躬義莊於山之
陽以贍宗族之貧者歲久亦廢君躬畚鍤
拾瓦礫銖積寸閱數歲歲僅收百斛乃
別營泉粟以贍貧者而移此以給先塋之
百用涖之以盟約樂景夔章記其事未幾
族人有近塋之田爲豪大家所并則倍庚
之以給父兄兆域之奉項乎甫安世不妄
許可嘗銘師夫人之墓謂夫人與其子不
動声色盡復故業可以愧天下士大夫之
忘祖宗中原而不復者士論偉之事凡如

事父事無小必稟命而後行兄以嘉定三年卒年五十有八君哭之慟若無意於世者六年君亦五十八忽苦微疾喟然嘆曰吾殆將死乎處分家事無遺以二月丙戌整衣冠而卒吁氣稟之同而數之脩短有適相似者亦異哉君取樂民故免解進士根之長女端重婉淑族姻稱之子男四人長炳文已卒次夢得以後伯氏凡再以鄉舉次思義國子監發解進士次夢符女二人長適承議郎知靖州永平縣張轄次適鄉貢進士高柟孫男 人孫女 人君孤

苦持家志念深遠振乏調貧存亡繼絕之義又皆為人所難光祿帥成都民奉祠偕修坐貶職左選君訟寃闕下鄉邦流寓解額未復所陳請不獲不已劉文節公分閩日嘗為上諸朝其勇於孝義率類此諸孤以卒之年六月甲申葬君於皇華原奉議公之墓左屬李南公者壽狀君之行求銘人謂君不獲施於有政嗚呼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而君又何憾乎銘曰

孩提而知愛親及長而知敬兄是亦民行

之常盡其道而死者幾人君庶幾其無憾
予焉得而無銘

處士高君墓誌銘

邵武高綸過予于靖將屬銘其考君之墓
會予被命西歸綸追至江陵涕泣而請予
謝曰論譔先美以信今貽後子之志善矣
自聞而靖自靖而荆子之勞甚矣雖然子
之請則疏子聞我蜀萬里不相及也子之
先君子之言之行非予耳目所接而責之
以論譔之事而予也愚戇多忤世所華豈
而遺之以不朽之託借口予亦敢不可子
之心將慮其不可乎明日前潼川路轉運
判官李公謹文子遺予書曰綸之請也子
能恣然乎予曰鄉人之善者好之則予曷
敢不可按綸之狀曰先君姓高諱談字景
遂光澤縣璜溪人紹定二年臨汀建泰諸
縣盜起弗戢流毒隣邑諸子請避之先君
曰昔楊川子訓問避寇胡文定公語之曰
往歲盜起燕山則河北關中可避入關則
淮南漢南可避今惟二廣寧保其無寇乎
吾惟存心以聽命爾小子識之此格言也
今也南去則汀劍西去則軒轅皆為盜區

東去富沙雖有城壁吾聞官吏例弗我納
北去廣信防夫守隸利人囊篋指民為謀
數剽殺之舍胡公之言未有它策也盜入
諸子又請先君曰有廟祐在舍將焉之盜
至先君出曰時和歲豐何忍為此盜曰吏
貪暴民無所於訴我為直之先君曰獨不
能撾鼓上聞乎何辜乎民而殺之賊怒執
諸庭遺之以牛酒不釋遺之以錢穀金帛
皆不釋先君曰然則將何為盜口我欲東
破武陽若得里之耆老如爾者率是鄉子
第吾其濟乎先君曰斯言奚為至我墜賊
大罵雖遇害而里之賴以免於戮予撫卷
嘆曰嗚呼是孰為之桑柔之詩曰將采其
刈瘼此下民其乱曰民之未矣職盜為寇
夫將來柔桑使民無所託是為盜以寇民
者吏也而民貧賊興則善良實受其害此
千載一律胡可以弗誌綸又言曰抑先君
之善也弗止是言動必由礼法凡吉凶慶
弔必親誨人以善道有從之遊必因其職
分如劬勉焉以是鄉人敬而附之其卒以
紹定三年二月辛酉年六十有九葬以明
年十二月壬申墓在縣之南村朱溪巔之

陰樹于先妣上官氏之墓先妣以嘉定十二年三月庚午卒以十四年九月丙午葬綸兄弟三人綸為長次宣次改宣之子曰遐孫綸誦其狀終篇又泣而請曰必子是銘否則無以告于鬼神也乃為之銘曰
民非自暴吏誨之盜亂之既膺淪及無辜
吏容脫遺民靡有黎因綸之求以識我憂

天台陳子淵墓銘

天台陳君之葬章泉趙昌父蕃既為誌之其邑人張子益先之於予友也以其孤元老之請屬予為之銘君之妹之夫曹君仙

與予益偕仕于靖亦以為請君之行

治信于鄉鄙姻戚若此予不敢曰不可銘

曰陳氏之先為閩右族徙台黃巖南山是

卜曾祖端臣實生徽言生幾埋光丘

園冢子克己子淵其字藻厲名行道承考

志生事死葬謹終如初季也弗年恤癸字

孤民困于役子淵曰吁匪長嚚競則疲追

胥乃倡義田歲哀其租里閭和之民役用

蘇同邑鄭氏作配子淵上承下順人無間

言申飭其子親仁友賢子淵之卒六十二

年鄭年如淵而加一焉有子元考實稱宗

職顯文未定嶄然聳立女學浮屠次嫁朱
植墓門有石章泉所勒我銘申之庸銘罔
極

知達州李君墓表

故知達州李君耆壽字南公以紹定三年
二月甲子卒于州之路寢十一月甲子葬
于江陵縣之八里龍山原子時遷靖未返
不得請役于執事明年被命西歸過荊州
公之子革之大有大過大壯大隨泣而請
曰我先君之葬也前安撫京湖北路別公
之傑既為其銘其寵矣而未有以表諸墓
先君之受知于子也不後它人敢惟子請
予尚記昔年造公貶秩里居村門掃軌而
惟予是親公之先所謂桂冠三李者詠於
邦人書諸郡乘公名樓曰英風名室曰歌
樂皆摘諸邦人之詠而屬予書之西廡有
讀書堂則予友張元德洽所記也公之所
志所友蓋略可見予遷靖公有書問道路
安否家人懽戚何如如歐相相在之詞予
德其誠至于今不忘然則予何敢辭予嘗
考公之大節有人所難能者公之嫡母碩
人任氏無子撫公如己子公不知為王氏

出也淳熙九年碩人卒公哀毀骨立父太
中公始告之故感涕失声凡奔走四方者
十載紹熙四年乃得之襄陽匪汉王氏乃
以輕軒奉迎族姒從行道路觀者皆為之
泣下侍養閱二十年先是太中公嘗訪問
得之漢中士大夫為賦漢中行至是賦續
漢中行者盈編是雖人子之常分而處倫
類之變能盡其道而始衷終焉人以為難
其丞邵于沔也金虜闖蜀沔守王大才
帥師以出公攝州事虜遊驛距境纔二十
里所闕外五州流民不下數十萬潰卒滿
野以青黃紅白巾為識時出抄掠而師少
財竭人心皇皇聞西和移帑緡數萬入關
公既截借又控于臺相貸數萬緡買舟置
口以濟流人羸之官舍飯飢贍乏搯死藥
疾又為之斥關候增棧道收潰散集民伍
竟內以清明年虜撤梁洋趨大安丁公燭
為利西帥公以議莫會軍將石宣往接之
宣既卻虜公又還定安集收文書封府庫
遣忠義人守金牛而後還沔則制相聶公
子述又撤公之巴州矣時陳准李寶陳頤
權興弄兵巴山公與統領官吳彥吳大鈞

師卒三千以往諭以逆順之理悉出降公
遂卻所部卒與推興等歸制司外示不疑
而密啓制帥請分隸諸軍以弭後憂帥不
果聽其後興黨張福莫簡殺王人以叛方
興之降也遇帥屬竄易功狀攘以歸已巴
守避寇乘舟公旣招懷乃以州事付守後
亦攘為己力公皆不言而賞弗及人又以
為難公凡歷四郡始守隆慶適丁張莫之
亂郡當要衝剗山砦嚴保伍謹謀候戢浮
言人心以安蓬介於集壁之郊地磽磽合
伍縣口不滿三萬餘而下九居三之二
况經潰卒蹂躪瘡痍未瘳物價翔涌米斛
為緡十二公祭廩以濟之民旣登麥又增
直為來歲之儲蜀以民賦煩重節少府用
度代民一歲之輸旣又增公田以養士旌
孝子以厲俗掩遺骸以厚終民至今德之
達視蓬若過之郡計又夥然久為盜藪鄰
郡病之公首以風教為務崇學校旌孝子
戢州兵縣卒假供官以攘民物者州以征
官不任事命屬吏篤征十羊九牧公為罷
去以便行旅州境廣袤盜倚富民為囊橐
公取其最黠者悉以厚賞禽而寘之理州

民驚於訟有程時叙以廢契誣奪其從子
元龜之產者公照知姦罔由是訟息而民
勸於善孰不為州而公所蒞率焉事會斯
又為人所難能予嘗評其事以為事親臨
民分雖殊而理則一終風之詩子言而毋
噫陟岵之詩毋嗟而子思一氣流通此感
彼應無它亦誠而已矣苟誠矣雖襄陽鴈
汝曾不崇朝也不誠焉則有隧而相見死
而不相服者夫民亦從心誠求之則爾瘵
予恫爾傷予感凡以惠無告威弗弱弭難
恤患無凶枉弗燭也苟無誠求之心則所
歎勿聚所惡勿施嘆息愁恨在彼而我無
與焉嗚呼公乎其庶幾有聞于此乎公之
先居汾之孝義自公之八世祖彥從五季
時為濮州刺史因家於濮至公之高祖堯
言舉慶曆二年進士為熙寧御史知雜以
論新法不合謝事徙居江陵由是為江陵
右族曾祖瑛仕至通直郎累贈金紫光祿
大夫祖昕仕至中奉大夫累贈正議大夫
考康年仕至朝請郎累贈太中大夫公四
歲以祖父任補登仕郎淳熙十六年以銓
中選調監戶部利州大軍倉父卒不行再

調澧州司戶參軍嫡母卒又不行亡何庶
祖母趙恭人卒以祿不逮養倦於仕進從
朱文公陸文安公受學有勸之仕者又調
監雅州名山縣茶場再轉為郫縣丞以舉
主開陞改官知鄂州蒲圻縣通判鄂州主
管台判崇道觀丁王安人憂服除通判沔
州知隆慶府蓬州以言者罷貶秩二等起
家知達州積官至朝奉大夫公資孝謹而
臨事有大慮其修之家行之官率多可紀
既見於別公所為銘誌予不復贅獨摘其
為人所難能者而表諸墓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

墓誌銘

果州流谿縣令通直郎致仕宋君墓

誌銘

某少聞諸父兄曰吾鄉蒲江其俗質實而
近本以除塾館士教子務學競相標尚高
魏氏所館多賢屈指姓名尤稱彭山二宋
君某避席請曰其略可得聞歟曰元發名
蘊紹寔名希祖元發未冠即有聲鄉曲經
史百家觸手成編為文尚舛制恥華靡里
父師折輩行與交父久客梁洋元發奉母

持家謝諸第人不知其為貧紹興二十九年朝廷以四科取仕元發在選乾道四年與李第元璧及從遊者又聯與賓貢淳熙五年與紹寔及前東閔令華祖皆元發從父第也同舉進士其後元發終流谿令紹寔終石泉軍教授士論惜之其教局以日使人精講力踐不專以語言文字為利祿計流谿君又嘗館于同郡之揚崇慶之成得其師法者後多可稱予時聞而誠之流谿君卒之年而予始仕不及與君接也嘉定十二年五月庚申君之二子小章秉國

以治命葬君於彭山縣昇鼻鄉安東里考君之墓側哀粹行實將求銘於予會少章即世厥十年秉國造寔待問道荊州以書抵靖曰先君之葬也緩不肖孤無辭于罰必子之諸父群從也知者墓道之銘故惟予請黨有以自贖予追感前復以晚陋辭宋氏系出微子為京兆大姓隋未有諱遠以直諫謫隆山則今眉之彭山也墓在縣北十里子孫散處於蜀而彭山之名數日蕃別為五院五院之後曰為善贈中散大夫則君之五世祖也始卜居縣

之西如曰翠微莊四子仲曰岳舉進士官
朝散大夫秘書丞紹聖中安章用事以臺
官薦之固辭知嘉州未滿秩致其事里居
自中散後世舉進士翠微宋氏由是為眉
之聞家曾大父周士宣教即成都府郫縣
丞大父亘古父輝以恩授迪功郎致仕妣
楊氏封孺人生三子君為長遠事大父左
右無違即以迪功郎主應靈縣簿祖考妣
猶在殯君食息弗置將謁告歸營宅兆迪
功曰是能養志矣雖然家事也弟居吾歸
視其成凡親所欲為率先意成之縣仰給
鬻井民有逋課莫能償君攝令問故則曰
井堙已久徒繫我于此故積負益多君縱
遣聽自為約皆如期畢輸民有怙貲數犯
法君至亦以瓜果嘗試君笑却之由是無
敢一毫恣肆迪功卒解去服除年射洪縣
簿以才選攝戶曹兼僉廳前後守勾龍公
佃朱公時 異席咨之邑有錄民男女
於神祠曰舍身君白刑獄使者厲其禁踰
年定羗不報改赤水縣簿司農鄉揚公經
與君同居鄉學同舍時為川秦茶馬使稅
君謁入愀然曰如吾元發而官不遂朋友

之責也即以上諸朝於是三仕為簿正前
後薦書皆不請而獲陞從政郎調果州沔
谿縣令未上戶部郎官馮公震武總蜀計
以同年進士招君為屬君條蜀利病其一
曰今疆場不警而激賞絹者科歛如故此
何為者耶馮公感其言節未用定經費歲
免絹三之二果之諸邑舊無經界民並緣
貿易為姦流谿負錢帛萬計而業亡稅存
者無以輸君計論發擿宿逋盡入貧者得
釋俗噐於訟取其險健者折之部使者戒
諸縣毋以役人入鄉督賦倚之保正小不

應程輒笞掠君聽令以庸代役常平司委
君發廩拯荒郡欲以七分糶而三分賑君
反而行之郡弗能詰嘗以醕羨為縣劄譙
樓或請刻石紀之君謝曰吾職當爾也去
官中道感疾明年病致其仕而卒實慶元
六年三月丙寅年六十有五尋轉通直郎
妃 劉夫人朝請大夫諱高之孫石泉軍
錄參諱况之李文家世宦 閑家謹儉上
怡下順後君一年八月癸卯卒合葬于君
之兆視夫爵當封孺人二子長郎少章次
秉國舉紹定三年進士授迪功郎 三

女長適楊行之次程文仲季俠森皆業儒
適程與俠者皆卒孫男五人曾來申之曾
顯坤之曾賢孫女四人外孫男女九人君
裸嚴而裏夷家儉素而調恤弗吝常曰士
非無賄之患不能行其志之憂臨終戒二
子曰吾自幼立學不妄語不欺暗教人子
如己子理官事如家事雖憂患困躓然所
爲無不可與人者一夕之枕晏如也以是
遺汝曹勉之哉遺文有論語略解二十卷
尚書講議五十卷無仕編十卷翠微編以
親友酬唱合八卷藏于家銘曰

一心存存萬善攸集豈惟子孫賴之使國
人弟子咸有所矜式宋氏之祀其永永無
極

朝散郎知宜州董君墓誌銘

君諱道隆字德從董氏其先獲之雷澤人
自建炎南渡徙常德府曾大父植皇奉議
郎開封府刑曹累贈正奉大夫大父補之
皇朝議大夫荆湖北路提舉常平茶鹽公
事累贈宣奉大夫父臨皇朝請郎通判池
州贈中奉大夫妣錢氏封安人贈令人君
以家適任為迪功郎茲利縣主簿丁庶母

王氏憂不行服除調永州司戶辟差公安
縣主簿改湖北京西宣撫司四川宣諭司
皆准備差遣珍州司法參軍潼川府路常
平司幹辦公事澠州推官知建始縣改霍
丘江淮制置司幹辦公事知南海縣改平
樂通判融州知宜州君才資穎拔神無滯
用自補吏未上湖北早滂部使者傳公伯
成即以攝丞華容任一道賑濟之責廩飢
糶死藥疾貸貧賴以全活者衆傳公總湖
廣餉事仍真君幕府命按行邊陲時柄臣
方開邊趨和者立致通顯君自襄漢反命
條兵閒事甚悉因奏記傳公力陳兵端不
可妄開和議不可輕廢傳具以白諸柄臣
侍御史鄧友龍劾免傳官吳公獵詹公舛
仁代之皆倚君爲助吳公安撫湖北宣撫
京湖宣諭四川又挈與俱潛江有基城義
勇三千爲亂縣令方審父子遇害君往攝
事戮其渠率而撫其餘民用按堵自開禧
二年冬我師僨於神馬坡又殲於臥虎谷
虜薄我隨郢緄我襄安踐我荆復人情震
懼君飛書走檄捷如風雨通卒流民剽吏
禦人于四郊而二圍涉春未解君招集不

下萬衆不惟威令復振盜亦潰弭吳曦以
蜀叛君請扼歸峽以待王師金州都統制
彭輅來歸人情恂恂君測其無他單騎出
迎卒為我用從吳公入蜀感激知遇劬躬
朝夕乃以宣撫制置二司議不合知珍州
郭槐劾君離次考任舉將皆格不行君改
輒之尋諸臺惜其才委攝潯黃二郡都撫
養調給散鬻鹽貨戶口視昔阜蕃既而西
融桑江蠻僞嘯聚執張甚守得罪去君又
攝融未旬日群寇徙避邕筦以馬政壞經
略趙公崇憲又假君機宜文字攝邕羅葭
自杞二國聞之効牽惟恪於是舉將再及
格嘉定九年班見改通直郎自擇鄙小縣
期自韜歛未至建始江淮制置使李公
復以書招之君惟邊處若此義不當辭盡
室以東霍丘焚蕩之餘披草莽立民社蓋
嘉定十一年之冬也楚州俄易守忠義軍
反側君單騎往與守相會議有南渡門石
珪之變挽軍帥程朝宗以下登城守備山
東首領往來窺覘猶豫不敢逞君亟遣使
臣寇謙趙洪喻之珪等受命而盟使復其
所會處遣侯摯擁重兵迫漣水或慮忠義

人為之表裏君以成略授之皆北向爭死
敵凡再捷人情乃安亾何虜又舉國入寇
犯宣化沅民爭濟江面繹騷制師復以屬
君治戰艦分甲卒明謀候布旗鼓夜遣使
臣王文等盡驅除河之舟大小三千餘盡
列南岸以伐虜謀城中士民感服其敏會
制帥以母憂免官君亦隨去不復以聞至
南海僅兩月諸臺辟循倅未報諫官張次
賢以宿隙論罷廣西路經畧胡君觀惜其
才復以平樂留之且俾攝邕州守貳檢防
馬政之弊群蠻悅服繇是臺榭聯續改辟

通判融州仍攝邕莞徃寇黃炤黃南鄉掠
省丁轉鬻于交趾橫山柴民日受其困面
有司莫敢孰何君與刑獄使者錢宏祖調
洞丁立硬柴禽南鄉戮于市炤聞之飲藥
死左右二江溪洞自是寧謐二江提舉砦
官俸給素仰溪洞率為所脅制君請於經
畧司撥塩下州糶鬻以廩之公私咸利焉
宣州饑芋浦野君至發私財勾糶于鄰郡
民頥以濟諸蠻納戈請降有言于朝廷召
赴行在既解印綬適有沮前命者君既出
竟諸洞隆結連賓邕酋長犯柳象朝廷憂

之熟念無以易君即令再任諸僭速引去
密遣邕州洞官古蘭知縣黃至大以兵襲
之俘馘甚衆郡計匱乏又傾私帑以犒勇
士且保任以聞未報六月丙寅卒于郡年
五十有四嗚呼才非易得而亦非果無也
古人儲才以擬用匪惟緩急賴之棫樸豐
芑蒿高烝民徃徃爲數世之仁乃自世降
俗薄無事則摧折棄置俾不達有事則前
被扶持惟恐後士惟知國爾公爾緩而棄
急而求一人譽而召一人毀而去士不以
是戚欣也徒示人不廣且俾夷夏聞之得
以淺深虛實戒焉初余以館職補郡道荆
及歸蜀吳公以宣撫置司叅議官見招至
再皆辞不就然前後各爲數旬留因得徧
聞吳公賓客精明強濟絕出儕等如君者
固心期之然而才者各之府忌之招固疑
君之老干行也卒之一憤一起以終其身
君取聶氏故同知樞密院昌之孫女封安
人前君四年卒子男二人長衡年二十以
卒次嗣孫女適從事郎僉書象州判官郭
起宗起宗挈其孤護請還里以其年十二
月 堯源縣之僊洞鄉社青村合葬于

聶氏墓起宗繼為靖州理曹會余遷靖起
宗慨然曰公吾舅之所善也銘不可以他
屬乃為之銘曰山本自焚雉文故翳村
則然義命有制憤興靡常世涂自溢於君
何加坎止流逝武陵之原山環水泂我銘
章之尚輟來裔

華容縣丞奉議郎致仕沈公墓誌銘
故奉議郎致仕沈君諱連字少逸以寶慶
二年四月庚子卒年五十有八其孫奉遺
令卜分寧縣仁義鄉古城之原以明年甲
申窆而价張忠獻公諸孫以君伯氏沔所

書曠記全州文學黃夢雷所狀行實求節
丁余維君系出吳興徙豫章之分寧曾大
父元人父世瑛父考珙妣鄭氏嘉定二年
舉進士三年大理卿張曾為國信使辟
君為蜀還循從事郎調太平州司戶參軍
未上丁母憂免喪調靜江府司法參軍京
西路提刑司檢法官兼幹辦公事以勞累
迁至承直郎調岳州華容縣丞未上致其
仕轉奉議郎君姿稟端粹早有庠校聲大
理沒於使事君諷經司律勸合軌程館伴
使驚異曰南朝士大夫精練若此試吏

法官每以所上成案識諸策而書其上曰
日監在茲其審克之以是用法平恕民無
稱寃郡計仰鬻鹽以給吏往往仰配齊氏
君禁防吏姦視鹽多寡為價高下不限以
常直民樂為市而無損於公歲入視前增
信常平倉前後以緘鑄相授受詰之吏曰
是腐不可拔故未嘗孰何之君請閱實其
數以新易陳會郡貳楊炎正亦主其議人
頗難之君白于郡曰幣廩皆官物也以幣
羨補廩闕其誰曰不可守莫能移官吏賴
以免攝舉事詔延左右生論說無時歲餘
百廢具舉學廩用增或告以舊例當獻于
郡公曰是朝廷所以養士而可獻乎乃以
修大成殿刑獄使者方孚若信孺聞而善
之為助材用焉蠻寇古縣焚掠生聚經略
司命君撫定受命不辭訖事為圖其所當
備某事當更帥長大悅明年再遣臨桂簿
正李闕祖問民疾苦民指君昔所經理曰
是皆可以願守之母失京西刑獄司治襄
陽以邊防移漢東且無領郡事尋又遷襄
寮屬惟君一人往來勞勩會虜薄襄城君
入裨莫議出屬將士咸中機會制置使趙

卷之十一
十一
彥仁方亦移治襄君修十事以獻趙稱之
不容口由是與參謀議歲時稿士亦惟君
屬秩滿薦書闕一當路者欲留之君辭去
曰柰何以已妨人有宅在豫章城中因徙
居焉華容丞當上郎桂衣冠不復出矣平
生事親從兄交友睦族皆盡其分取葉氏
先二十一年卒繼馮 男子二人曰 曰
榮發俱世其業榮發嘗與鄉舉女子子二
人長適夔州司理同郡宋視次適貢士廣
漢張必大皆相悶也孫男二人光述進孫
女二人余蜀人也不及與君按按狀所云

仕桂日嘗以手法為楊子直所知以補平
常之乏為崔正子所善二公端人也所取
宜可信其後在襄趙彥仁才之既去又以
書來之去就遲速之節始終可觀是宜銘
銘曰 莫樂無求莫榮無媿寧羸厥躬求
壽爾嗣

孫武義墓誌銘

嘉泰未某為武學博士福唐孫從之應龍
以舍選奏名後二十年某待罪史臣從之
以守叙州還奏事闕下過余泣而言曰嗚
呼尚忍言之先君以慶元二年春二月

卷之八
十一
棄諸孤應龍貧且踐葬故緩嘉定元年
卜寧德縣之孝灣惟丙食厥月葬
我先君以妣鄭氏祔又未有以識諸窀也
應龍不佞階緣科第游領州符又累被兩
朝追命今先君為武義郎妣人將以命
書告第而墓門之石若有待然重惟昔者
古庠之席應龍幸有位焉則以是累子不
為無詞余每惟積善之有慶非曰為某事
則有某報也方寸之動已所獨知而見乎
著龜動乎四躰顯然其不可揜况其子孫
固一氣之感者乎余不及與君接而知從
之已久嗚呼余曷敢不銘按孫氏系出江
表其居福之烏石山下者故光之固始迂
也後又徙長溪之西鄉五代時割西鄉以
西為寧德縣故君所居號寧德之寬嶺魯
大父勸人父藏皆不仕父舉取某氏生三
子男君為長諱景玉字公輔資醇重接物
敬以嚴旁通陰陽地理書客有所欵扣語
絡繹不窮閩土狹而民稠淳屠氏歲所入
厚於齊民民勤卒節縮僅僅給伏臘而淳
屠利田宅美衣食故中人以下之產為子
孫計徃徃逃儒歸釋君習其俗而從焉日

積月累生理用饒營室廬卜宅兆凡以承
寧考志者靡不殫竭兀惡聞訟獄冢子游
學未返有強盜入室君熟視聽其自去既
憫知其人亦不以干有司其遵畏涯分大
抵若此年七十有四以卒鄭氏同郡小將
人以勤儉相夫子年 前君 卒子
男四人長世長次某次應龍今積官至武
節郎新差知靖州季某與仲俱學浮屠孫
男七人女四人會孫男女一人銘曰
迺基迺棟迺有闔廬匪蓄匪畬匪其貯儲
天之胙善至審不䟽式穀後人永念楛楛

孫和鄉墓誌

余遷靖之明年閩人孫君遇從其族父來
為守博志而強善以余之進之也從容語
及其大父事泣數行下且曰將有請焉而
未之敢余曰何傷乎亦孝子慈孫之情也
明年以其父坦之所書事狀謁誌則君以
靖康元年生以嘉泰四年六月丙午卒且
地相去世相後若此况如余之獨學寡聞
安足以知君乃即其狀而叙之曰孫君和
鄉諱調系出江表世居 之固始唐末從
福之烏石山歷數世散處長溪縣大留村

數世又徙龍坡曾大父某大父某皆不仕
父某號栢巖居士母葉氏君少有異質長
通經子百家之書長溪自唐神農元年薛
令之初舉進士士知鄉學 國朝中興初
眉山師彥立古時號義 先生講授于縣
之十里曰赤岸一方士習為之丕變迨君
講授邑中發明經術砥厲名行時亦號龍
坡先生閩俗善為浮屠君務以攘異端正
人心為已任縣令下車必晉咨訪益館于
校官者垂四十年前後著錄之生不下千
人由是文物彬彬輩出與義手分魯焉恥

為世俗輒媚語故試有司率不合堂之東
扁曰寄隱堂聚書千卷藏修息游其闕舉
世之所謂可悅者一無以動其心焉嗚呼
自蜀民之法廢閭塾不修民無父師少師
之教於是乃有鄉黨自好者合國人子弟
而私淑之譬如大玉李尹雖不幸不以鎮
天府裸清廟然含英蓄華輝潤一方所及
不旣多矣乎哀其遺文得易解書解詩口
義各五十卷左氏春秋事類二十卷冊府
一百卷龍坡文集十六卷子男二人坦夫
甫早卒女子二人長適郭德彰再適黃

復次適進士林駿曾孫男一人坦夫將以
年 月 日葬君于某所以陳氏
配是爲誌

歸州推官承奉郎致仕張君墓誌銘
君諱字宗字巖夫系出東漢平子其後南
徙居廣信郡子孫散入閩嶺五代初唐州
長史又追贈補闕生五子長保寅次霽官
至左司員外郎今居于崇安縣之白石山
前者皆保寅之裔曾大父德運行成名立
學者稱爲白石先生語在建安郡乘大父
稟不仕父璋以累舉恩得官初尉池之石
埭轉丞邵武之建寧循從事郎即所居君
致其事改承奉郎母高氏同縣將村人故
武經大夫某之女繼母江氏建陽地樂人
故通判某州祀之女君刻志勵行尤善事
繼母未冠舉干鄉游朱文公先生之門得
爲學之要聳善扶誼厚親睦鄰邦人愛重
之紹熙五年有盜焚掠里閭由西而東盡
君之鄉境而返後五年復作自東而西亦
及境而返咸曰此善人也謹毋犯鄉鄰旣
賴以免乃因人情倡爲義甲一家有警則
甲衆畢集盜以屏息光宗踐祚君以累舉

恩授官時朱文公以忤權貴人免官君率僚友送諸武夷會于精舍君語及時事感憤激烈文公喟然曰巖夫真可與語為張飲盡歡書樂府一闕命同志歌之且題名以識歲月今石刻猶存初調江州湖口尉蜀開禧北征縣當孔道師費百出君董餉後檢吏姦民以不擾授歸州推官當上即追惟考志亦致其事改承務即後二十年今上嗣位以恩轉承奉郎自號玉峯逸老恬於寵利無声色之奉家事授之二子唯詩書自娛樂道人之善而畧其過建豐為

富沙之名鄉君刑善下里人尊哲艾礼名勝派貧乏字幼孤而一門之內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故仁遜之風興焉以寶慶三年四月壬辰卒十月己酉葬于崇安縣仁義鄉嵐頭蘆山之下其子壻江淑文狀其行求文以識諸窳余惟士之進退去就亦惟反諸心而慊考諸義而協所謂七十而致仕者特約為之制耳若樂行憂遠翔集色舉固不是之計也夫使載高位食厚祿則大將行其道次將行其言非容容為祿仕計也猶未免乎祿仕也則辭尊而居卑辭

富而居貧免死而已矣若上焉不能以有
行也下焉不出於為貧也禮際未善也陳
力不能也有一于是而託尊富以為祿仕
假民杜以自豐殖其於義也何居有如張
君老不待年令德表裏純名始終吾故喜
聞而樂書之取同縣胡氏文定公之族也
生二男子椿年南劔州將樂縣主簿樛年
與鄉舉女二人江叔文郎長壻也今為承
議郎知靖州永平縣擢通判靖州次適昭
武黃順之故儒林郎總領湖廣京西財賦
所幹辦公事孫男五人時燁時輝時焯時

燁時燁孫女四人長適江維寧次適江鏗
舉寶慶二年進士第謂撫州宜黃縣尉郎
叔文之家子也餘未嫁外孫男子六人曾
孫男女二人銘曰

物競而獨止人涉而不精蘊而神內守
志彊而氣亦至二十年間是之味八十三
康寧之歲與其徇物以喪已嘆老而嗟早
也

處士黃君墓誌銘

黃氏自金華徙分寧至光祿卿中里生五
子其三為湜大理丞庶之父太史寔堅之

大父也四曰淳淳為太常少卿則 縣水
康之父紡之大父也紡兄第十有二人是
時族人有待御史某家于荆紡往從之尋
又游學于長沙愛彬陽山水徙名歛馬隸
業于學官之游藝齋講學不怠邑人有為
長沙令曹某詣邵舍于學官之側夜聞誦
書占翌日從學探得其姓名進而問其世
遂以子妻之而館焉即今郎官里上應坊
也生巨子三日中臣中臣生彥明取王氏
生四子君為第三諱師南字鯁卿取何君
某之女何君通判某州君就試轉運司而

州教授適司校此密以私居諭君君曰人
稟命有定分辭焉何守廉州州督以受脉
下吏使人誅君曰苟得免請以一斗珠為
報君曰此言奚為至我且事在有司吾得
而知乎又辭焉其學格以謹獨畏知不為
利祿計年幾四十始 于廣西路轉運司
既試春官不利遂弃去築室于所居桂坡
之麓辟塾延師以學諸子琴書滿室賓客
盈門浩然將終身焉慶元三年終于正寢
享年七十有三越五年何氏卒享年七十有
八君葬于來陽縣平陵鄉馬王嶺尋歸葬

于縣之沱源大父墓之側而何氏附于峽
村祖妣王氏墓之東男子四人長瑰早世
次珍以鄉舉該特恩今為靖州軍事判官
次璵次璣女二人長適陳康年次適李多
聞為鬱林州司戶參軍孫男六人汝諧汝
說汝止汝遜汝礪孫女三人長嫡陳康年
之子天奇次適向文簡七世孫汝振次
資汝揖今主零陵簿內外孫男女入先是
余舉進士始識珍都城後二十年相與道
舊故珍泫然以先墓未銘為請乃為叙而
銘曰

雖誘弗廷雖誅弗挺老壯而窮堅以終其
年式穀後人勿替有延

從義郎胡君墓誌

紹定改元之冬余放靖未還金華胡潛介
其婦翁通判靖州邵伯方笥以書來曰潛
不天以禍吾父寶慶三年九月己亥弃諸
孤紹定二年三月己酉既即金華縣之從
善鄉上高原葬焉墓道之銘莫夫子若而
潛也無以自進於門牆黨因其舅以及其
錫諸孤之幸亦云從也試披其收胡氏自
安定先生世居海陵後徙婺之金華宣和

間清溪寇起剽掠鄉邑五世祖友聞戰死
合葬于清塘遵古制以昭穆葬今稱胡家
大墓山陰陸務觀游嘗為之銘君距大墓
蓋世諱大異字同之少自克厲冀大厥紹
儒科不達勉就右選初調寧國府旌德酒
官部使者見知委攝縣事訟清政平監行
在激賞西庫會遣使金國君以才選為介
訖事詔增一秩再調台州兵馬監押秩滿
堂授提舉邕州右江兵馬母卒不行報闕
授行在侍衛步軍司鑿藥餒食俄寢疾以
歿君為人沈毅而寬明橋梁隄築之事凡
以利人無不為也婺多富人里正長募後
吏舞文為姦利君捐田為義役倡規畫并
然嘉定十六年詔修復經界是異幾廢君
力持之又賴郡侯相與共守塵塵勿失余
每惟王制旣壞民散而無所繫仁鄙壽夭
貧富強弱為吏者弗及問也甚則有罔而
奪之者矣幸而一鄉一閭猶有忠信誠慤
之人聳善扶誼以維持保受之義則母聞
其所及之廣狹人而術斯也不有裨於政
教乎嗚呼君之銘也余曷敢曰不可君享
年六十官至從義郎取范氏文正公七世

孫也三子男潛渭漸三孫男似儋圓二女
子嫁承信郎新監潭州南嶽廟趙希文
林郎新池州司法參軍趙與珀銘曰
匪仕之榮而志之施匪譽之要而義之為
匪銘之美尚嗣人之詒

於夫人墓誌銘

始余官胃庠天台張子益先之來為博士
弟子員闕二十有三年予廷情又三年而
子益來為州教授從容語及家事蹙然曰
吾婦氏將有謁焉而未之敢予薄而問之
予與子益友也子益有骨肉之愛而予得

愬然乎則辟席而進曰予外姑卒于開禧
二年二月辛未今歲再終矣史巫紛若實
操封竈之柄迨紹定元年十二月庚申始
克窆于翠巖接谿余氏先塋之鹵原予也
學先王之道疑不以簡喪緩葬為可婦之
凡曰余由將以銘請而吾弗敢致也子其
許我乎使誦其事則由之父夔所為事狀
也其畧曰吾妻於氏世為台之黃巖人父
進武校尉光時祖父然曾祖父齡吾妻幼
莊重孝謹校尉死母胡氏有心疾侍膳藥
漱浣左右無違既歸余氏則以所事母事

舅姑敬共夙夜承事實祭饗先君子樂為
善客至無留門吾妻先意議酒食有友調
官乏資思贍之不能吾妻出奩中金以告
里之黃氏有二女孤貧無依先君字而嫁
之則又助之凡此類弗可勝數予喟然曰
是雖婦德之常亦人所難能也姑止是為
子誌之子益曰抑吾姑之善也不寧維是
吾聞諸婦曰吾母承寧族姘容禮娣姒綏
御妾媵煥休貧弱一門之內盎然以春而
自律至嚴每誦古人夜行以燭之語未嘗
越足礼法予曰予益之言宜信而予也罪
放之餘也雖然予曷敢不銘銘曰
毋也其子舅順其婦夫真其配子慈其母
婿義其姑我銘其墓

